

年

卷

期

1

6

第

第

白露第六期目錄

- | | | |
|----|----------------|---------|
| 1 | 阿鐵的話 | 1—18 |
| | 小說（日本中野重治著） | 丹 荅譯 |
| 2 | 夜之幻象 | 19—21 |
| | 童話（匈牙利繆里女士著） | 王任叔譯 |
| 3 | 幽夢曲 | 22—51 |
| | 詩一首 | 羽 音作 |
| 4 | 惡魔 | 52—55 |
| | 小說（俄國陀以妥以夫斯基著） | 育 武譯 |
| 5 | 中山裝 | 56—69 |
| | 小說 | 梨 子作 |
| 6 | 議價 | 70—74 |
| | 小說 | 淨 沙作 |
| 7 | 母親 | 75—78 |
| | 小說 | 木 耳作 |
| 8 | 追豬糞 | 79—82 |
| | 隨筆二篇 | 蕭 葦作 |
| 9 | 白梅村 | 83—95 |
| | 小說 | 許美瑛作 |
| 10 | 納租 | 96—113 |
| | 小說 | 劇斯噠作 |
| 11 | 在本埠新聞欄 | 114—116 |
| | 雜記 | 書 生作 |
| 12 | 編後 | 117—118 |

文 學

(二)

小 說

| | | |
|-----------|------|--------|
| 少年維特之煩惱 | 郭沫若譯 | 定價四角 |
| 魯森堡之一夜 | 鄭伯奇譯 | 定價三角五分 |
| 淒 咽 | 劇斯噶著 | 定價五角 |
| 兩 種 力 | 毛翰哥著 | 定價六角 |
| 愛的想我吧 | 黎明著 | 定價三角 |
| 殉 | 王任叔著 | 定價七角 |
| 離 別 之 夜 | 鍾紹虞著 | 定價六角五分 |
| 出 路 | 戴萬葉著 | 定價五角 |
| 西 湖 三 光 | 員子沙著 | 定價五角 |
| 征 鴻 | 左幹臣著 | 定價四角 |
| 玄 武 湖 之 秋 | 倪貽德著 | 實價四角 |
| 淚 | 左幹臣著 | 定價六角 |
| 西 子 湖 邊 | 易家鉞著 | 實價三角 |

阿鐵的話

(中野重治著)

丹 苓

——把繩吊到誰的頸上去？——

一 阿鐵從福井縣出來

這回春天，溫泉村蘆原地方起了敷設水道的問題，地主們占領着村會時候，阿鐵等包圍着牠，反占領了過來。

說是地主們被打倒了，可是爬上望火台的阿鐵等 不知爲着什麼罪，反被投入福井縣的監獄裏，監禁了六個月。判決以前被囚的時間比判決中所定的要長許多。阿鐵爲要上訴到東京來。

我們好久沒有相見了，遂一同吃飯談着話。談話中，我想起阿鐵寫得一手好字的事。我很早就認得阿鐵的。可是他能寫得這樣好字，却是看了他從判決前的囚牢中寫來的一封信後才知道。

我很羨慕的說道：

『你寫得一手漂亮的好字哪！』

阿鐵笑着回答說：

『呵，老兄。還有御前揮毫的事呢。』他說到這裏忽然又皺着眉頭哼着說：『呸，什麼御前揮毫？！』

二 於是阿鐵開始說話了

已經十五年了，正是我在小學校五年級時候。皇太子殿下行幸的話，轟動得一般人。

『「堂樣」(Dousama)——我們那邊叫廟宇爲「堂樣」的。「堂樣」的改築呀！』

『村路的修繕呀！』

『種紀念樹呀！』

『這樣！』

『那樣！』

那時正是麥秋大忙的當兒。我們一村可是行幸所要經過的路麼？却是一點也走不着的。『菊花章』的皇駕所經過的路，是郡公署所在的一個鎮市，從村裏去，要步行九里，再趁二十四里路的火車。

上回「御大典」(Godaiten)(註)時候，佐賀縣東松浦郡的某村，也轟動着「御大典」紀念的村廟改築。向着不減租穀，不免稅金的農民，每戶至少要抽二圓強迫捐款，實在是不堪之至。可是對手有過什麼「御大典」呢。只是村長，村會，以及各村落中有力土豪們錢包裹的「御大典」罷了。

(註)皇帝即位的大典。

在那村裏，原來有幾處公共浴堂。這些公共浴堂裏的屏風板上，一夜裏都貼起標語來：

『改築廟宇也不是壞事。可是要賣了女兒，賣了耕牛，拿着他們的身價去建築。怕神明也不會歡喜的吧。』

村長，村會，警察，不會都不見到的。村廟的改築仍然熱心的進行

着。「鶴鷺草葺不合尊」(註)大概是安心了罷。

(註)即「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Hikonagisatakaugayafukiahezuno mikoto)是

日本諸神之一，「天照火神」之玄孫，「神武天皇」之父。

然而十五年前，也是昔日我的一村。但和頭顱粗大的年輕人們走過積雪二三尺深的山崖去參加談話會的現今狀況，是不同的。

「堂埽」也改築了。村路也修繕了。吸的被吸，嘗的被嘗，舐的被舐了。可是在行幸的前一二天到村裏一帶來時，正像造得粗呆的水井唧筒一般，噝噝札札發着噪聲。水却一點也沒有。說到這話中間，我的腦子裏非常得意起來。「名譽」，大大的籠罩着我。因為有着『從全郡幾千學生中，得到被選着去御前揮毫的光榮』的事情。

父親和母親却恐怖得顫抖着。以後竟發生很大的爭鬧。

母親主張的：

『這種不必要的交際不去也可以。』

父親却是斥罵這主張不對：

『聽說不是普通的交際，你可曉得麼？』

『那麼是什麼呢？』

『在皇帝前面寫字，獻給天覽嚙。』

我從旁插口說：

『不是皇帝，是皇太子殿下。』

『皇太子殿下是什麼人？』

『是皇帝的兒字呀。』

『那不是一樣麼？』於是父親更得勢的向母親怒罵：『你可明白麼。沒用的東西！』

可是母親仍然沒有沉默下去的可能。

『去儘管去。可是山田老板說，木屐也要買的，「袴」(Ha'ama)(註)也要買的，學生帽也一定要買起來。新年的木屐早點買來用也可以，只是「袴」和學生帽到什麼地方去買呢？』

(註)像中國女子的裙子一般，不過是穿在長衣外。日本人平時不穿「袴」，有正式節儀時才穿。在阿鐵，要不是去御前拜堂，當然終身「不到此袴」。

可憐的母親，還發見了『還有哩』。母親竟是哭了。

『這個呀，還要火車錢！』

然而結果仍是母親失敗。儘管是不必要的交際，因着時勢時節也是沒法。兩人只有以下一點是意見一致。

『什麼應酬，要是從板野先生和山田老板說出來的，總是可慮的。』

三 先從板野先生說起

所謂板野先生。就是我所讀書的女先生，實在是個討厭東西。

在上次「御大典」中被殺死的三重大澤君，聽說也是小學校裏的先生，先生也有種種不同的。

從這個女先生裏，我着實吃些很命的竹鞭子。第一次竹鞭子，到今天還記得。

有一天，板野先生發命令說：

『把ラリルレロ(ra ri ru re ro)(註)寫出來！』

(註)是日本文的「假名」，即註音的字母，日文係中字與假名合用。

我不到一分鐘就在紙石板上很端正的寫出了。右鄰的(我坐在一排的盡端，沒有並肩的右鄰)拖着鼻涕的不知叫什麼名字，他的石板上還是滿盤黑色。那時，他才辛苦黨分的慢慢寫出來：

『ワリル』

我看得幾乎發笑。現在板野先生說：『把手放下去。』她拖着草拖鞋一行一行走過來側着眼看着。這時沒有什麼問題。我左眼看教台上，右眼看着右鄰的小徒弟，輕輕偷聲教着他：

『呆大，「ㄨ」的鈎是在那邊去呀……』

那時，「工」的頭是在那邊呀(註)似的聲音響着，我吃了一驚，那個小徒弟也發呆的慌亂着，我的左眼便沒有再看到教台上去。接着就拍的一聲，被打了一竹鞭。

(註)「ㄨ」re)與「工」(e)聲音相近，「鈎」與「頭」聲音相近，是先生講到阿娜的話時，一面學他的話，一面用竹鞭打他。

這竹鞭打得很利害。先生突着肚子走下來，舉起手來時候，我就想到了。這回打，如何痛到也不是，所痛的實在是感到的被侮辱。

腦子中自己發誓：

『不要哭，黑面夜叉！』

後來，對於這個『黑面夜叉』曾復了仇。做四年級生(女先生教到四年級，普通是沒有的。我們時候，這個板野先生直教到五年級時候。大概是山裏的學校，教員不足的緣故。)的一天，讀本中有着『鹽梅』(anbai)二字。却好那時山田老板是在參觀着。我們一組裏，山田的第二兒子也是在內。

先生問道：

『鹽梅』這話是什麼意思？……誰回答？』

舉手的人一個也沒有。

『鹽梅』？這句『呆子也知道咧。』

學校是什麼？這是讀書的地方。風是什麼？這是吹着的東西

〔鹽梅〕呢？〔倒沒有聽到過。〕

後來終於是先生教了。

〔「鹽梅」是「鹽加減」的意思。〕

（註）有二種意義可說，一是調和鹽淡，一是身體好壞的意思。

〔鹽加減〕我們都想到了。

〔先生！〕

我舉起手說。

〔那麼，我們家裏生病睡着的阿哥，是「鹽加減」的不行了？〕

拖着鼻涕，把這句話帶回家來，問着不識字的母親。

〔真的是「鹽加減」麼？〕

〔大概是的吧！〕

這時發生了幾件意外的事情。

最先，我的級長被免職了，由山田的第二兒子代替（我從二年級以來，一直做着級長）。可是山田的第二兒子是得了偏護的人，有什麼呢。他所有的是下面的事。

〔山田老板爲着什麼來參觀的。你可知道麼？〕

〔不知道罷！來看新婦的呀。〕

〔爲什麼要娶先生去做媳婦呢？你可知道麼？〕

〔不知道罷！先生娶了去，可以不給零用錢。薪俸還可拿到自己家裏……〕

雖然拖着鼻子，可是從母親裏，從什麼地方聽來的事情，也沒有十分明白什麼理由，就喋喋的去傳說了，事實却也是真的。學生們非常喜悅的傳說，漸漸傳入次郎小鬼，板野先生，山田的耳朵裏去。板野先生的說婚（和早稻田大學畢業的山田的大兒子）成功了，可是山田對於我們

家裏的虐待，從此以後更加殘酷。

四 話轉到山田身上去

山田，是我們村裏的大地主，像是十分富有的地主。同時也是惟一的地主。村裏人全都做成了他的佃戶，就是自耕農，要不租他一畝田的，一個人也沒有。這樣地主是怎麼做成的，你總也知道罷。

我們村裏，電燈也有了，輕便鐵道也造到了。耕地整理也實行了，村道也變成縣道了，不管合村人的反對，小學校遷移也做到了，這都是爲着山田的緣故。明治維新時候，這渾蛋拿出些錢，買成武士族(註)。在村裏，只有這渾蛋不是平民，除此以外，他還做着縣議員，銀行的縣理，向來打搖擺出名叫做叫根本的做了他的棧房管賬。這人做了山田的棧房管賬同時還被縣公署裏委任爲米穀審查員。

(註)明治維新時，廢除舊時封建制度，依其有地位將人民分爲華族，士族，平民三級。

這個山田，以前的姓原來是叫鬮淵。他在五六年前改姓爲山田，是爲着這樣原因：

『從前在南北朝時代，南朝有一個遺臣叫做山田。因爲被當朝的敵人所敗，逃到我們村裏來，做成了本地人，爲要躲避北朝的通知，改姓爲鬮淵。這村名叫山田村，也就是由這樣原因來的(我們村叫山田村)。現當大正的聖代，是應該歸還本姓的時候。從今以後，鬮淵家改姓山田。』

這是刻了一塊黏板岩的碑，堂堂大模的建立，在山田所管着一處山上，所以我很記得，能够說得出。

正是皇太子殿下行幸的一年歲暮時候。

在大除夕的晚上，像我們家裏那樣家庭，到處都是一點聲息也沒有。大除夕，山田叫搵全體佃戶在自己家裏吃年飯，這一晚上，全體佃戶都怕得身體發抖。山田老板也出來在席上講些應酬話，這時候，要決定當年租穀的額子，佃戶們都由着向例十分知道的。

在黑暗的手持洋燈底下，我和母親在纏着蓆繩。「土座」(toza) 的角上(除開山田以外，用着疊子鋪地板的家庭，絕對沒有的。普通家庭，在泥地室的地板上放些草蓆和穀殼，積成三寸上下厚，上面鋪着蓆草，就在此坐起了。對着「疊蓆」和「板間」(註)，這就叫做「土座」)堆得山一般高的，是要繳給山田家裏去的租米，並不是自己的米。在內間木板門下面，「鹽梅不行」的阿哥，已經睡足三年。這位阿哥是有名的孝順兒子，正好三年前耕地整理時候，推着冬收的手車出去，車子翻到，壓傷了胸部。再受着風邪，於是就成爲肺炎，又因爲永遠是睡着，便起了疳癩病。醫生也沒請過(醫生也只山田家是來的)，賣藥郎中等，自然是沒有效果。我所十分歡喜的阿哥，現在看來是非常可厭的衰弱了。

(註)日本房子，平常用「疊」(Tatami)——係有一定大小·上面「蓆子」·面多係稻草，——鋪在地板上，并用計算房子的大小。這種裝置日語爲「疊蓆」(Tatamishiki)「板間」(itanoma)即只是地板，不鋪東西的屋。

父親很遲不歸來，蓆繩已經纏成一段落，母親拿出搗臼，預備去舂豆。

【很遲了呀！】

【很遲了哪！】

那時候好像聽到門外「軋却軋却」的木屐響，接着在呼怒鳴的一聲，酒醉得很利害的父親就「撲」的跌進門來。

【我真面子失盡了！】

附近的男人，「呀呀」的說着下面的話。

吃了酒以後，老板同往年一樣，出來開始說話，在他的開場白裏，話頭就移到「我的媳婦」板野先生（自然現在已經是山田先生了（註））說出什麼時候學校裏的話。對於我的父親，表示着十分惡意。無理的話哪，大家如此想，可是想着佃戶的身分，都仍是沉默着。這中間，山田正怒鳴着「不管是他是誰……」的繼續說着時候，父親仰起頭來：

（註）日本女子出嫁後從夫姓，原有的姓不再用。

『漂亮什麼。竟是顯着什麼大老板的神氣。維新時候，把人家的山地水田冒寫作自己，做成了「土族」，以為村裏的人不知道麼？……』

座席散了。食物的分子也沒有拿出來，怎麼樣的事呢，也不知道，誰都紛紛走了。因為腳邊的危險，不知是誰走近身邊說：『不要緊的事不要做！』那人握起拳頭，在席上狂顛的舞動着。

正如預定的，父親走不到二三丈路，就很兇猛的被踢到了。於是父親突然跳起來迴轉過去，再跑向已經走出了的山田家去，在大門前面立着，怒氣說着：『顯點顏色出來呀！』

『去嘗點砌地石子罷！』

同着聲響。一齊飛出了包袱裏着的食品盒子，推進去時，柵門裏是被酒壺殘遺物所汗濁了。

這時候父親再從柴間裏拿出了柴片。大聲呼喊奔走出來。父親拿着柴片，走到方才所跌倒地方，用力敲擊着丟散空中去。

『噯噯，渾蛋的！』

砌地石子成為微塵的飛散着了。

聽定時，母親哭了。

『唉，不知要怎麼樣的！』

在租穀未納以前，只是這樣陰鬱的家庭中，從第二日起，完全是在破滅了。

『唉！唉！老板和查米人是一直以來的仇人們。不知要怎麼吃苦的才能除去仇人，唉！唉！米要怎麼辦呢。再怎麼的不行納，不行納。』

父親十分悽慘的呼喊着。

『不沉靜着麼！啊！』

阿哥什麼話也不說，我只「繃繃繃繃」的繃着繩。別的什麼都沒有。

五 「左義長」(Sagichyo)(註)節到了

「左義長」是小孩們的節日，從村中收集許多稻草，在「堂樣」的庭中造起各種假建築，男孩子把自己寫起來的紙旗吊在雄竹的頂頭裏，女郎做着三角紙袋吊在女竹的竿上，把牠們插在假建築裏。村裏人都圍集攏來，把假建築點火燒着。紙旗焚了，三角袋破了，內面的各種顏色紙飛散着，那時說男孩子的是會做成上等人，女郎呢却是針線的上手。

(註)係日本古代正五月三日所舉行的「禰愚禮」的儀式。宮中及民間都有舉行。

大抵係束着青竹或松枝之類，上面掛了扇子，短冊，或書幡之類，作呢焚燬着，相等可以除病驅邪。上述的兒童行動，想係流傳後的變遷，正像我國除夕的爆竹一般。

雖是大人們，也一個一個聽到他們在稱許我旗上的字。五張繃折紙接着的我的旗子來了。

『寫得好呀！』

『寫得好。』

『是阿哥寫的麼？當真？』

『是的?』

『怕是阿哥寫的咯?』

『是的麼?』

『唔……』

無論一言一語，都說到我的身上來。那個傲慢的，一向如此的根本底父親來了，他長聲說道：

『儘管寫得好，但紙是怎麼樣呢?』

我的紙是被井水打漬過的木棉袋似的黃色紙。于是我就悄然不語的慢慢整回家來，

六 新年到時納租穀的時節來了

『托根本的父親來檢查租米。』

『噯。』

根本的父親說着『在家裏麼?』走進家裏來時却好父親和母親都出外面去了。

『是根本麼?那邊的糧軸煩你看一下啊。』

今天的阿哥，也像氣色很好似的。糧軸在我們那邊就是一等穀米。

根本拿着袋子刺進堆積着的米袋裏，拿出些袋緣上的米粒，用手搓着看一下，放進嘴裏咬着。仍舊把叉子插在腰上，不說話的倒着屁股坐下。

阿哥很當心問道：

『怎麼樣呢?』

根本的父親回答說：

『不合格。』

『不合格?這樣精選的。』阿哥竟不復像阿哥似的，發起號怒的面容看着：『今年晒也晒得十分燥，薯枇也薯枇得十分清楚喇!』

『不管是這樣的也好，那樣的也好，你倒捺着三角看看。』

『根本!』

可憐的阿哥，瘦弱的身體從被窩裏跳了出來，我叫着『阿哥!』也發了呆。

『你對我們家裏究竟有着什麼怨氣?』

『不要說這些可笑的話，我沒有什麼怨，也沒有什麼思的。』

『沒有什麼，為什麼這樣米不合格呢?』

『不合格就是不合格，沒有辦法的。』

阿哥注着眼敵視了片刻後說道：

『左義長]節時候，說阿鐵的旗子的壞話終究是什麼意思?』

『左義長]只是「左義長」。假使那樣說來，這些米只是「米屑」(Men zai)一般的東西呀，哈哈!』

『「米屑?』』

阿哥氣憤憤的立了起來，我也想和他拼了命的。所謂「米屑」是喂雞鴨的糠末。

『「米屑」說這豈有此理的話。』

根本歸去以後，我向阿哥說：

『就算了罷。既然如此，甯可用水漲得透些，』

阿哥橫倒在席上，聳着兩肩喘息着。

七 無論幾次不合格，另外的米是沒有

父親和母親在山田的家蹣跚走着。

不合格，是知道，可是酒酒爭執一場的話，阿哥默下來沒有說，所以他們二人是不知道。所說爲「米」的話，也一點沒有說出，只是宣告了最後的結果。

『就因着這理由，收受着不合格的米作爲交租米的道理是沒有的。』
母親已是忍不住要哭了。

『不要說這麼無理的話，就請收受着吧。去年爲止不是一直沒有過那樣事麼？』

『去年爲止沒有過自然是不錯。然而並不是你一個人的米呀。』

『這些也是在上回田裏種出來的米。……』

『派這些米不合格，你們就不高興了麼？』

這樣無理的請托着——是母親「格酒格酒」的在手掌上搓磨着罷——一只拿來的米是承情收着了。

『那麼？你可也寫給我一張字據麼？』

『寫着字據？』

『討厭不合格的米，也依照普通米看的理由是沒有的。這麼說來，假如仍是初起一般，一點也不收，這也是無理的話，終于請求的事還是請求的。那麼，應折扣的不足數，不管是多少數目都作爲明年的借款，請你寫一張契約給我。』

舊式的手段呀。現在的地主却更是近代的了，牠們二人就在拿去的米上，再寫着一張借款契約回來。

母親在路上到她的姊姊家中去了。阿姊也難過得哭着。

『你們也如此麼？我們地方也這樣寫着一張。』於是不勝恐懼的悲哀的嘆着氣：『現在村裏要住不成了。』

母親真像呆子一般的。

『漸漸成爲山田老板的仇人了呀。地主，查米人，以及先生，都是仇黨呀。現在是報仇的開始。以前是怎麼樣的。在村裏要住不成了，阿姊也已說過。正成爲天保年代的饑饉似的。那時候，就是田野裏的草芽，也挖着吃了。唉，每年一回阿鐵的木屐也不能買給他。豆腐，醬油賬怎麼付得出？』

第二天阿哥突然死了。

『三枝，家裏有人來叫。』

問過先生說，走出學校的大門時，隔壁的父親已經等着。

『阿哥突然身體不好了。』

我回到家裏時候，阿哥已經死了。

因爲發熱，衰弱到極的心臟就抵抗不住。……

這樣是從板野先生(已經是山田先生了。可是大家仍然叫她板野先生)和山田老板說出來的話，所以父親和母親的憂慮，也不能說沒有緣故。可是第二句話『重大的名譽，只有我可以驕傲』的話，更是使人難堪的罷。

我仍然每日在練習『義勇奉公』幾字。

八 御前揮毫的日子到了

阿哥喪葬經過時的父親，經費是怎麼的設法，我完全不知道。自然，可憐的父親和母親，從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替我辦了新的帽子，新的「袴」，新的木屐，我也一點不知道。可是我終于都穿在身上。火車錢也拿到手中。可憐的父親！可憐的母親！實在呢，這些錢他們是什麼地方設法

來的，我到現在也還不知道。

很難過的，在明天早晨以前的晚上，父親說了意外的話：

『阿鐵，買一杯酒來呀！』

母親面色碧藍的說道：

『叫你買點酒來，曉得麼！』

母親給我一隻空醋瓶，踉蹌的走出來。

初曉的朝日。

我跟着山田老板和校長向車站走去。（關於校長的事還一句話也未說到過。可是這傢伙只是一個渾蛋）

只是山田老板和校長二人，不知在說些什麼話。我的耳朵裏一個字也聽不到。我像出征兵士一般的沉着。

我在那一天是怎麼樣的過那時候，一點也不知道。

地方是在郡公署的樓上，可是走過什麼地方，怎樣到了郡公署的，會場是怎麼樣的，那邊有什麼人在着，也一點不知道。

只是死了的阿哥的面容時時在我的眼前現着。父親與母親伸仰着的臉孔也見着。在神龕中阿哥牌位前供着的盃子也見着。在入口的木屐箱中脫下放着的木屐也見着。另外在白色紙上渲染黑黑的『義勇奉公』也見着。總之，我是頭上發着熱，腦中暈眩着了。

到後，我終於走進試場。

幅面很闊的紙鋪着，旁邊放着非常大的硯台，非常粗的筆也不知行過多少遍敬禮。

我拿着筆，飽飽的蘸滿墨汁。

舉起顫慄的手。

『鐵……』

然而筆頭總是不能着紙。爲什麼原因呢？在白色的紙上，明白的劃着『義勇奉公』幾字的淡淡的鉛筆鈎出來的雙線字，不知怎麼總是看不見。

死了的阿哥的面容。父親和母親的臉孔。供着酒的杯子。新的木屐。學生帽。『袴』。『義勇奉公』的每天練習。再有着最後的雙線字。鉛筆的底子。這最惡的侮辱。最下等的欺僞。

我是失敗了。

後來是怎麼樣我沒有知道。可是我終於歸到家裏來的。

九 這結果是如何呢？

立刻就說明罷。

這結果，母親的阿姊，我的姨母的預言是的中了。『現在村裏要住不成了。』我們一家，村裏是住不成了。

皇太子行幸已經過去。我受了御前揮毫的光榮，可是寫字的結果却是失敗，以外山田不再做縣議員，校長也換人了——然而這些事與我們一家又有什麼關係呢？

母親每天只是哭着。姨母也哭到我們家裏來。父親完全失卻了生命的熱力。

各種人都跑來。是在設法挽留我們在村上罷。可是這樣努力，什麼效果也沒有。

借錢是要鞭笞的。代替的辦法，我們就被驅逐出村。』

這是一切的結論。這事完全決定時，母親就吊死了。然而這樣事情，無論如何都是樣一的。吊死也好，不吊死也好，丟在墓地裏就算的，事還

是沒法改變。

出發的日期到了。村裏的人都來送行。根本的面孔也見着。

我們走上了火車。大家都面對面看着。但是有什麼話呢？全都是號哭着的，悲嘆着的……

只有叫做稻葉甚九郎，有了九十一歲的老伯伯，握着父親的手腕，可怕的顫動出枯皺了的聲響說：

『你們總只有把繩吊到頸上去的！』

我們趁着長期間的火車，渡過海峽，轉到北海道去。

從此二年以後，父親就死在上川郡鷹栖村近文二線七號。說起上川地方，就是在北海道，也要算是寒冷地方。（註）我在十四歲時候就孤另流落的在街上求乞。可是這樣事情，無論如何都是一樣的。

（註）上川郡在北海道北部，是終年嚴寒的寒地。日本貧民在本部不能謀生者，多向北涉道的寒村去墾殖。

十 現在已經過了十五年

只是過了十五年的道理是沒有的。

無論雪是積得怎麼厚，踏過雪走過去的轢的痕跡是不滅的。這就是越過峯崖渡到山田村一帶去的足跡。這正似所謂農村組織者文字一般的腳跡。這腳跡的網眼。就是這麼的成為農村組織者的網眼。

上次議會中提出拘禁致死的質問時，內務大臣的望月圭介就只『他是因着疾病而死的』一語渾過去。於是淺原健三的「太拉」(Dollar) 行動，就也只『哦，是這樣的！』打消了。

我的阿哥是心臟膠凍症死的。我的母親是吊死的。我的父親是老衰

而死的。可是我也只是『哦，是這樣的！』一句話就算的却是不能。

我想起了我們被驅逐出村的端緒——我的御前揮毫！

在那公署的樓上，我是被打倒了。我是失敗了。然而無論何時一直失敗下去的道理是沒有的！

我也想起了稻葉甚九郎老伯伯的可怕顫動出枯皺了的聲響。

『你們總只有把繩吊到頸上去的。』

可是我把繩吊到頸上去的理由也是沒有的。把繩吊到誰的頸上去？

把繩，吊到那些渾蛋和渾蛋的家族頸上去！

是正確的殺死的。

然說是『因着疾病』而死的也是一樣。 (留)

一九二九年五月五日，東京。



此稿和前篇——密探（林房雄著）——版權均由譯者保留，即是只尤在白雲上發表一次，不能另在他種書報上收集轉載。 丹麥附啓。

夜之幻象

匈牙利繆蓮女士著

王任叔重譯

是充滿着嚴重的可怕的黑暗的夜。只有西方現着蒼白的薄明，在這微弱的光中，我見到橫在堂下的世界。大都會在這薄明中。灰色的烟突聳立在夜之深淵中，像指爪般捉着空氣。睡眠深深地充滿了一街，沉默包圍着像街牆一般。

這時帶有恐慌的物聲，響亮地起來，打破了寂靜，猖狂的海風吹着。雷一般的聲音；與街上東方連駢着的廣而且深的海，湧起了起伏的波浪，捲了過來，開始向街之城壁衝撞。

我在夢中問訊，“這是什麼海嘯——那要吞沒這街似的海是什麼嘯？”這時，不知從那裏，有不可思議的聲音回答着，“這個嘯，是遭難挨餓的小子弟們流出來的淚之海呀，像那精壁般的，像那堤防般的。却遮斷這海不許那流過來。”

正在看的時候，海波把街牆衝倒了，一家家巨大的烟突紛紛地像要破壞完盡一般在搖動。

但是街道還是在睡眠着，毫無危懼神情。

這時，即刻，從北方有瘦弱的慘淡的人羣，排着無數列，隊，進來了。石頭般沉默，帶着恐諒的面孔，他們漸漸近來了。都是手執着赤紅的燃

燒着的火炬，街上漆黑的空間，霎時間，深紅之色飛燃着了，

“這些都是什麼人呀？”我問訊着。這時，不知從那裏來的聲音又回答起來了。

“這是所有的生活都被剝奪了的貧窮人們底願望之影呵。無論什麼東西只要他們執着的火炬一被接觸到，便會立刻燃燒起來。”

正在看時，他們分開海波，將要浸入到街中來了。啊！看哪！炬火之接觸着了，宮殿與城牆煨屑飛起了，成爲蒼色般的，死人般灰潰而崩落了。

但是，無論怎麼，街道還在睡中。還沒有危懼的神情。

恰當這時，從遙遠的遠方有不知數的人們的足聲與武器的聲響可以聽到了。同時，不知幾萬的羣衆，向街慢慢近來。在他們進行的後方夜之光霍的霍的開始發射過來。

“這武裝的羣集是什麼呀？”我問訊着，這時不知從何處來的聲音又回答着了。“這是被不平所壓迫着的人們底奮激的思想呵！他們在着要，求正義。無論什麼東西，不能抵抗他們羣衆的武器。”

正在看時，羣衆侵入到街中了。海之叫響與武器的聲音，充滿在空中，猛烈的火炬高高地燃燒着，街道醒了戰懼的睡眼，看着行將滅亡的自己底姿態。

我閉下了眼眼已沒有再看的力量了。

立刻寂靜重行下來了。但不是帶着夜底惡的氣味的寂靜，却是充滿着夜明的快樂的平和底寂靜。在這寂靜中，潑刺潑刺的火花撥動的聲音，鐵錘的響動，鑊刀的響動，快樂的歌調，都可聽到了。

開了我底眼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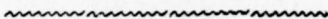
太陽的光充滿着，充滿着了，充滿在綠的樹木的果實與穀物上，充

蕭在展在我面前的廣闊的平野上。現在，在街裏，幾千的人們時時刻刻在勞働，但見他們互相連繫着在一塊。海發着靜和的光輝，叩着岸邊。

極大的悅樂充滿了我底心，我大聲叫了出來。

“啊！你新世界底創造的人們呵！”

我自己底聲音醒了你自己底眼。



(附記)這篇童話是從日本新興文學作家林房雄譯出的真理之城裏轉譯過來的。創造月刊上曾譯過真理之城一篇。譯者新近看到日本雜誌戰旗上一篇關於農民學校之成效，不禁想起了這老大古國的農村學校來。同時，五月號戰旗上又添加了“少年戰旗”。他們爲子弟們打算，真的比我們留意多了。我希望國內有一部倡導左派理論的人們能够向這一方面走。

五月七日。

幽 夢 曲

羽 音 作

詩人

是誰個幽靈在叫，
把我從夢中驚醒了！
我為何尚有生命，
痛彈着呀淒冷琴調！

暗淡的一室，充滿着灰色情味，
綽約的枝影，疏朗地印上窗檻，
宛如魔鬼長髮，一縷縷地震顫，
死色的牆上，有黑影漸漸顯現。

為何竟格格喇喇動搖，
莫不是地震三島？
飄泊無定的幽靈呵，

你從此得歸宿了。

死色的牆上，黑影漸漸地顯現，
隱約的歌聲，如春雨飄落花片，
顛狂的詩人，散髮地突然躍起，
拿來桌上玻璃瓶，伏地呻吟，飲泣。

麗女一

你枉有了三十年生命，
曾幾度握住寶貴青春？
雲雀底歌聲，從此逝了！
鮮艷的櫻花，從此飄盡！
未來的春光，只留殘喘，
快樂的酒漿，怎不傾飲？

讓皓嫩的玉臂，空抱着孤衾，
讓芳緝的柔頰，空流着淚痕，
少女底心境，已將殘花繡枕，
你記否，你記否——湖畔底送行？

是明媚的春光時候，
你正同她作着勝遊，
六朝金粉，只賸殘脂，

秦淮歌聲，餘音尙留，
你細數着過往陳跡，
孤冷心中，是喜？是愁？

玉女唇中底香霧，雖未偷嘗，
車上底憑窗細語，你應未忘！
一顆顆的繩頭瓜子，是他磕了，
你接來細嚼，她是否笑顏相向？

明媚的山河，都在她眼中展開，
你早已孤身躍入，在此間徘徊，
一條條淚痕，你擬作細流游緩，
暗淡淡光暉，你擬作白雲連綿，
悲劇的情調，是少女無上甜美，
你愛上她了，愛上她深鎖雙眉。

你畢竟是運命俘虜，
風打着門簾，瑟瑟作響，
你又道是她來也麼哥，
淒淒的心，又酸酸的想。

突然地纖纖的情影顯現，
你總如墮入在醉裏夢裏，
窗外蟋蟀，細數“時日”足音。

窗內密語，忘了斜陽已西。

你從此誓要挽回青春，
奈春光去也，柳飄桃零，
你不願白壁沾上泥痕，
你便向酒裏追逐夢影。

你記否，她病裏向你低低問訊，
“怎這般瘦顏，長印着深深酒痕”，
調笑語，偏打着深處，又喜又驚，
“這正如爲怎麼，你也奄奄臥病”

五月底陽光正迎着花后。
玲瓏的室內，她對枕孤繡，
繡上了綠葉，繡上了黃花，
一縷縷，一針針，意密情繆。
你低問：“這繡枕，憑誰寄意？”
她笑語：“眼前人，可是收受。”

轉眼是楊梅紅熟時候來到，
離別的心境，正也這般美好，
鮮艷的酸色，應是赤血灑醜，
酸醜的滋味，應是兩心情調。

風吹着柳條，水拍着岸草，
長隄上沙沙沙沙的足音，
是這樣淒淒淒淒的歌調。

手把着船舵，槳拍着水波，
小沙裏悄悄悄悄的孤蓬，
向眼前渺渺渺渺的飄過。

別後叮嚀，不願你遠離湖濱，
海上飄零，恐又向“火”中捨命，
渺小生命，更應當寶貴珍重。
享樂自己，本來是“天賦之能”。

詩人

“本來是天賦之能”，
我怎堪夢境重溫！
眼前是雲散烟消，
只留得嫋嫋餘音！

和唱

我何爲珍惜生命！
我要把毒藥傾飲！

魔女底倩影，又向死色的牆上逝了，
室外底燈光，偏幽暗地斜陽般淡了，
地獄般的室中那瘦影悄悄地覺起，
窗外底樹影，搖搖地變作女神來到。

女神一

聽我歌，聽我歌，
小白船兒打着波，
我唱——你和！
你唱——我和！

肉底香，酒底波，
雙臂緊抱手緊鎖
你笑——我哭！
我笑——你哭。

世界何所有，
只有肉與酒，
酒肉不到手，
覺流。雙淚才

雙淚流，化作酒，
把杯傾飲潤我喉，

我飲——你流！

你飲——我流！

世界何所樂，
只有酒與肉，
酒肉求不得，
淚如雙淚燭。

雙淚燭，照壁角，
把臂來作舞蹈樂，
你舞——我逐！
我舞——你逐！

我有甜言語，
糖味總不如，
隨君一細嘗，
要君知辛苦。

知辛苦，莫再誤，
春光冉冉行將去，
我挽——你住！
你挽——我住！

我有唇中露，

勝如夜明珠，
請君一偷嘗，
醉解少女襦。

少女襦，雙乳露，
赤身漫學番女舞，
你叫——我噓！
我叫——你噓！

詩人

你叫——我噓！
我叫——你噓！
你已隨人去，
我復何所娛？
青春不再返，
生命已遲暮
我何故？何故？——
要一誤再誤

和唱

我何爲珍惜殘命，
我要把毒藥傾飲！

唱聲像流水般逐着黑影逝了，
眼前滿充着廢墟般的蕭條！
像隕落的天星般的飄墮，
又何處來了一種魔女高歌。

冤女二

我從太陽東上望到太陽西逝了，
怎不見你千百年前的冤家來到？

流水花落是這樣的送着我老了！
天涯地角是這樣的任着你流飄？

挽不住的，是你底心像飛絮般遠了，
挨不過的，是我底苦像蠶絲般在繞！

數過往的夢影傷痕，該怪是運命播掉，
念未來的前途憧憬，又叫我如何創造？

淡淡的一抹晚霞，已是你生命殘照，
莫貪戀着離花呵，這已不是時候了。

小女兒在鷓鴣旁，跟着靈兒在叫，

小女兒在月門外，逐着狗兒在跳，

受災難的是沒了父親的小女呵，
你莫把灰色運命，向他們頭上罩！

詩人

“莫把灰色運命，
向他們頭上罩”
怎奈夏娃被迷，
心與毒蛇同調！
我身遍被瘡痍，
痛如雪煎霜熬！
這運命不捨却，呵，
我日子怎得挨過？
這運命便捨却呵，
我苦痛何常消磨？
且祝福他們安好，
上帝！請降罪給我！

和唱

我何為珍惜生命，
我要把毒藥傾飲！

是那裏吹來了一陣陣打葉風聲，
窗檻上花簇簇浮動着纖纖月痕，
是正義的孤燈，來救這垂死詩人？
毒藥底瓶中見到個纖娜的女神。

女神二

花艷雖一時，
也結生命果；
草長只一春，
也把種子播，
責任已上肩，
便當向前拖。

向前拖，
莫把輕漿抬小波，
隨口任唱合意歌，
歌聲漫逐春風去，
蚩蚩稚子競相和。

競相和，
怪聲震得天欲墮，
宛如日月動干戈，

心境失却平衡時，
靈耶，肉耶，怎調和？

怎調和，
賺得淚珠千萬顆，
顆顆只向心中墮，
心花片片萎地盡，
行屍葬入黃土墓。

黃土墓，
夕陽殘照荒林暮，
淒淒歸鴉默無歌，
罪惡結成墓上草，
快樂飄落逐小河！

逐小河，莫再記，
應法上帝意，
創此天與地；
天地化育功，
綿綿長無己。
責任已上肩，
莫便輕拋棄。

責任已上肩，莫便輕拋棄，
我怎能呀，把這碎鏡重圓，
一片片碎角，耕着我心田，
灑盡了心血，咽成了酸淚！

女神三

世界本樂園，
切莫長怨嗟；
心鏡一平靜，
自開快樂花，
人生何所有，
惟愛與平和。

唯愛與平和，
我們來唱明月歌，
明月之愛愛無涯，
明月之光照四大，
我愛明月月愛我。

月愛我，
笑淚盈溢如珠璣，
漫手拾得千萬顆，

穿成長繩不計丈，
繫將人心成一個。

成一個，
你笑我唱他來和，
一曲無上生命歌，
黑暗逐出心外去，
光明盪盪照心窩。

照心窩，
心如明鏡不着記，
唯愛，正義與平和，
自由，平等樂無涯，
何用殺伐動兵戈。

動兵戈，漫無理，
應法上帝意，
創此天與地；
天地化育功，
綿綿長無己，
責任已上肩，
莫便輕拋棄。

責任已上肩，莫便輕拋棄，
我怎忍聽這幽靈長飲泣，
甜言蜜語，算不得麵包片，
平和的喊聲，換來“苦”與“死”！

和唱

我爲何珍惜殘命！
我要把毒藥傾飲！

全地獄像巨濤上的海船擺動，
瓶中底毒藥盪漾出歌聲離溶，
全個的世界已向着“無限”長殞，
有赤色巨靈把着個“火把”熊熊。

巨靈

追放的朋友呵，莫長此悲痛！
隨着我來罷，鼓起男兒豪勇。
住在地獄裏，要看到地獄外，
看那兒有萬千的人頭涵湧。

過去的儘讓牠悠悠地過去，

老追念着，便是沒落的弱蟲，
要打開了個人主義的霧圍，
來投入鐵與血的集團之中。

有多少的幽靈在重混喊餓，
有多少的魔王在飯血高歌，
機械下軋出了，無量的白骨，
犁頭上耕出了，無量的血波。

莫待着白骨纍纍堆成了山，
莫待着赤血滔滔流成了河，
我們要及時呵，拿着這火把，
邁往前進嘍，燒却這魔王窠。

勇敢呀！一個個的頭，都肯向胸前墮！
要爲着人類，要爲着人類，莫爲着「我」！
要跟着光明，要跟着光明，莫跟着魔！
壯麗呀！一縷縷赤血，都肯向黑暗灑！

詩人

壯麗呀！一縷縷赤血，都肯向黑暗灑！
巨靈呵，你能否引我，見見亡友則個？

巨變

來了也這是你亡友底倩影。
你莫謂他怎這般瘦骨磷磷，
他黃瘦的身中，有熱血飛騰，
他深陷的眼裏有光明涵蘊。

詩人

有熱血飛騰，
有光明涵蘊，
怎一別經年，
不給個音信？……

聲音

音信？音信！人間天上，
又那得個憑證，憑證。

詩人

又那得個，憑證憑證，
你怎這般使氣任性，
你有老父，弱妻，孤女，

怎拋却個乾淨乾淨!

聲音

怎拋却個乾淨,乾淨!

詩人

正是赤血染上了秋林,
腥風吹散了怯弱飛禽,
你不忍真這淒涼光景,
身抱着病呵!僕僕風塵。

聲音

身抱着病呵,僕僕風塵!

詩人

你不怕風聲響過,一聲又一聲,
你不怕黑雲驟聚,一陣又一陣,
“這是暴風雨的前夜呵!起來呵!
起來!煥煉着靈魂!追逐光明影

聲音

“起來！煥練着靈魂！追逐着光明影！”

詩人

你推醒了廢墟中的骷髏，
你喚起了沈睡裏的“幽靈”Soul。(一)
“秋林的壯麗，我們應拜倒，
血花飛舞，才見真實生命！”

聲音

“血花飛舞，才見真實生命！”

詩人

你左手握着把犀利的犁頭，
你右手握着柄鋒快的斧斤，
“拿着犁頭出走，撒下自由種，
拿着斧斤出去，撤却魔王命！”

聲音

“拿着斧斤出去，撤却魔王命！”

詩人

你喊聲：“耕者有其田！”

衆應聲：“有田要自耕！”

你喊聲：“政權要奪取”

衆應聲：“經濟要平等！”

聲音

衆應聲：“經濟要平等！”

詩人

你昔日自況你孤雁歌聲，
今朝呀，已成了山鳴谷應，
你心中底歡樂呵，正無盡，
又誰知，喚回了，都成夢影！

聲音

又誰知喚回了都成夢影！

詩人

鐵索的朗當，索去了你殘命，
水涯山顛，從此何處尋芳影，
我立誓要向你追逐着行蹤，
又誰知，落得這般無能！無能！

聲音

無能！無能！且鼓起你餘勇！
莫使你亡友墓上草不青！

詩人

這正是白雲紛紛冬已深，
高山上，危岩下，密談隱隱，
我塑起了光明女神一尊，
你却說要塑尊犧牲之神。

聲音

“你却說，要塑尊犧牲之神！”

詩人

這正是山草蕭蕭報春信，
小溪旁，默對着，坐聽水聲，
我說“要用筆把世界繪成。”
你說，“要用手去拉攏他們。”

聲音

你說，“要用手去拉攏他們。”

詩人

悠閒的歲月，如雨般飛進，
暴狂的風潮震天價到臨，
兩個理想狂徒，從此捲入，
捲入了，颶風逐浪赴前程。

聲音

捲入了，颶風逐浪赴前程！

詩人

我捲上了浪頂，你捲下到海心，

我潛入了龍宮，你率領着“幽靈”Soul
我不忍看妖精們底臭態跑回，
你誓要殺條血路，摧毀妖精們。

聲音

你誓要殺條血路摧毀妖精們！

詩人

從此我們的鐵手重握緊！
我說：“朋友呵！且莫數前塵！
理想的王國，莫向沙土築，
要「骨作架，赤血填地平！」”

聲音

“要白骨作架，赤血填地平！”

詩人

我也曾深坐地窖吹起法螺聲，
惹山妖山獸 面目相向一座驚，
你泰然浩然潛默無聲向前行，

不管它，黑的狂濤，如虎如獅鳴。

聲音

“不管它，黑的狂濤，如虎如獅鳴”。

詩人

已矣哉！我復有何心！

槍彈不把我肉體吞，

槍彈竟擊殺我靈魂，

出獄後，我竟默無聲！

聲音

“出獄後，我竟默無聲。”

詩人

又誰知我心竟作戰場用，

一面是，自私安樂的叫喚，

一面是，理想正義的呼聲，

我怎堪這暗鬥呵，血淋淋！

聲音

“我怎堪這暗聞呵，血淋淋！”

詩人

我如今飲淚淚已盡，
我如今欲喊喊無聲，
枉逃到這寂寞荒島，
將殘骸共櫻花飄零。

聲音

“將殘骸共櫻花飄零。”

詩人

是那裏來了也轟隆隆震動聲音，
我只留是天長曠呵，地球速沉淪，
這幽冷淒清的一室，呀！請監視着，
且允我呵，作個行屍走肉的冷塚。

聲音

“且允我呵，作個行屍走肉的冷塚”

和歌

“我為何珍惜殘命！
我要把毒藥傾飲！”

赤輪的光燄業已照徹了窗櫺，
工廠的氣笛，撕破了人類靈魂，
黑色的牆壁矜持着死的默靜，
又何處送來了一陣挽歌音聲。

求聲

我們是創造新世界的神，
我們是破壞舊世界的魔，
我們不道正義，人道，平和，
我們只要平等的光與火！

舊世界的正義是甚麼？
可不是披袈裟的頭陀，
說要為我們向主祈禱，
祝我們跳出黑暗地獄。

又誰知，我們血淚感謝他，
他却把，血淚儘放入了鉢。
正義底生命，一天天加了，
我們底生命，一天天短促！

舊世界的人道是甚麼？
可不是巧說話的六婆，
說要爲人類天天祝福，
定把我們生活改良過。

又誰知種樹總爲着果，
瘦蠶豬不是隻好賣貨，
“牛呀！這遭讓你吃個飽，
胖了，便得永久推着磨！”

舊世界的平和是甚麼？
醞釀的酒讓我迷醉着，
說人生的目的是工作，
忍耐着，工作中有快樂。

又誰知工作是個榨血架，
殺人何必一定用干戈，
刮血吸膏自有好手段，
只有死呵，是我們的平和。

我們誓不飲酒長迷魂，
一脚踢開，虛偽的頭陀，
雙手翻倒騙人的六婆，
這些都是舊世界法螺！

我們是創造新世界的神，
我們是破壞舊世界的魔，
舊世界於今業已倒敗了，
我們且為牠高唱曲挽歌！

“杭育！咳唷！
杭育！咳唷！
莫把光陰空錯過！
杭育！咳唷！
杭育！咳唷！
大家齊心掘個墓，
要待一旦墓壙掘成時
葬却舊世界老妖魔。
努力呵努力！
工作呵工作！
拿着鐵錐與鐵鋤！

杭育！咳育！

杭育！咳育！
墓壙一天不掘成！
杭育！咳育！
杭育！咳育！
我們一天不安頓！
鐵錐斷了白骨可作柄！
鐵鋤碎了赤血可重凝！
努力呵努力，
奮鬥呵奮鬥，
創造新世界的光明！

杭育！咳嗜！
杭育！咳嗜！
太陽已經高昇了！
杭育！咳嗜！
杭育！咳育！
黑夜於今已飛逃！

我們高舉着鮮紅的旗幟，
歡迎這新世界的來到，
努力呵，努力！
前進呵，前進！
最後的勝利總屬我曹

杭育，咳育！

杭育，咳育……”（二）

（一）俄國叫農奴作“Soul”。

（二）此歌係借伏爾加船夫曲。

四月廿三日作于東京。

惡 魔

陀斯託以夫斯基作

育 武 譯

(本篇有一個有趣的來歷，全文是用鉛筆記在俄京有名的彼得保羅監獄中的教誨所的壁上，教誨所是被許多狹隘而陰氣的監房所區分，每間監房向着祭壇一方的窗口張着鐵網，囚人只能從這網眼裏可以仰視教誨所可以聽得僧侶的說教，左右監房的囚人同志也不能相互窺見。獄吏極少到監房裏去的。所以數十年間不知有這珍奇的手記，到了修理監房的時候，偶然被發見查驗筆蹟和末尾記着的時日才知這是陀氏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入獄中的時候所留記的東西。於是用玻璃把它保存起來了，然而直到近來除獄吏之外沒有人見到過這篇手記，後來總于被一個錮禁在同一監獄裏的政治犯弗。那羅特呢(F. Narodny)用了他的襯衣袖抄錄了全文，放免之後才公于世，這樣埋藏在黑暗獄的房裏到半世紀以上的文豪的手記現在成了世界文壇珍品之一了。

——譯者——

此地有一個莊嚴的寺院。祭壇的金銀的飾物發着輝煌的光，無數的蠟燭照得像白晝一樣。在祭壇的前面立着一個穿着美麗的袈裟奢華的法衣的僧侶。他是個身材魁大的偉丈夫，頰帶紅色，鬚修飾得很整齊，聲

調明朗，態度尊大。他底風采，與這一切都豪奢輝煌的寺院很相均衡。

但是會衆的模樣，是非常的相異。大部分都是些貧乏的職人，平民，老婦人，和乞丐等。身裏纏着襤褸的衣服，發散着一種特別的貧乏的臭氣，臉孔裏浮現着飢餓的氣色，手裏顯示着苦勞。正是一幅貧乏悲慘的圖畫。

僧侶先在神聖的的像前恭敬地燒了香，像有十分信心和嚴肅的様子開始高聲地說教了。

『由基督而結識的親愛的兄弟姊妹諸君！你們底生涯，是我們敬愛的主所賜與的，所以滿足這生涯是你們的義務。然而你們對於自己的生涯滿足着麼？不，好像決不是如此罷！』

『第一，你們對於我們應該敬愛的主及其聖徒奇蹟，似乎沒有十分的信仰。從你們所賺得的裏面，應該捐助給神聖的教會的相當的金額似乎沒有捐助。』

『第二，你們對於權力者沒有服從，你們對於世界的權力者，卡伊柴爾，及其官吏，都在反抗；你們不是又在輕視法律嗎？』

『卡伊柴爾底東西還給卡伊柴爾，神底東西還給神，在聖書上是這樣地寫着。但是你們並沒有這樣做。你們知道這究竟將成爲怎樣的事？這實在是可恐怖的罪惡！我現在真正地對你們說，你們實在是被惡魔所迷，正在走入邪道。誘惑你們底靈魂的是惡魔。但是你們仍以爲是自己底自由意志來驅使你們這樣做的罷！那是錯的，那不是你們底意志，是惡魔底意志。惡魔是在等着我們的死，他在熱心地抓住你們底靈魂，等到你們底靈魂塞入地獄，『永劫之苦的時候，他在地獄的火前跳舞。』』

『因爲是如此，我們的兄弟姊妹諸君呵！我熱誠地勸告你們，勸告你們逃出這非受永劫地獄之苦不可的路，現在還不遲。啊主呵！救救！』

會衆聽了他底說教很恐懼，他們相信了這位僧侶底謹嚴的話，他們都漏出嘆息來了。各人劃了十字，恭恭敬敬地在地板上接了吻。僧侶自己也劃了十字就轉了背暗暗地發笑。

僧侶正在對會衆說教的時候，恰好惡魔路過這寺院的前面，他聽到叫自己的名字的聲音，走近開着的窗外側耳偷聽了。他看到會衆在僧侶的手上接吻；看到僧侶在非常燦爛的聖像之前跪拜，把貧民們擺在那裏的作爲捐助給神聖的教會的金錢，急急地裝入衣袋裏去。惡魔勃然大怒，他等到僧侶一出教會就即刻追上他，抓住了他的法衣。

【咄！這肥胖的禿頭和尚。爲什麼你要那樣地欺騙無知的貧民們！你不知道地獄中的人們在現世很早就受着地獄之苦的事嗎？這國裏的權力者等，在現世那裏是他底替身，你也沒有覺得嗎？你以地獄的話來恐嚇那些貧民，但使他們受地獄之苦的，到是你這東用呀！你自己還不知道嗎？好，那末趕我來！】

惡魔抓住僧侶底衣領，高高地提在空中，走到一個工場的鑄鐵所裏來了。一眼就看到許多工人，忙碌似地在四方奔走，在像要焦死似的溫度中勞動着。喘息的，沉重的空氣與炎熱之中，僧侶立刻不能忍耐了。他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向惡魔哀求：『走罷！快點離開這地獄罷！』『怎麼樣！頭陀，我還要給你看許多地方哩！』惡魔再扯拉着他，領到一個農場裏來了。田夫們正在用連枷打穀物，塵埃與炎暑到了不可忍耐的程度，監督手裏拿着鞭，一有因疲乏與飢餓而倒的，就毫不容赦地鞭撻。

其次僧侶被領了去的是這些勞動者的家族所住的小屋——污穢，寒冷，煙霧，惡臭的和洞一樣的小屋。惡魔露着齒冷笑了，而且指摘了這些家庭的貧乏與苦勞。

【是些什麼東西？你還不厭多嗎？】連惡魔自身對於這樣的人民也覺

得可憐似的，怪不得敬虔的神的奴僕，只好開口了。他舉起兩手做拜的樣子，『快點到那面去罷！是的，這是正真的現世地獄』。

『你看！你還要以此之外尚有地獄的話來苦他們？肉體已被胡亂地虐殺了還不够，這回又想來虐殺魂靈。來！現在我給你看一看地獄——現在這個，是最慘酷的。』

領去看的是個監獄，在牢房的污濁的空氣之中，一切的健康與精力都被奪去了的許多的人形的東西，橫在牀上。在那裏蠢動着的惡蟲，貪食着他們可憐的，裸體的，消瘦殆盡的體軀。

『把你底綢衣脫掉』惡魔呼喊了。『像這不幸的人們一樣，把重的鍊鎖枷在你的腳上。睡在這冰冷的污穢的牀上看——但是你們會說還有比這更慘酷的地獄。』

『不，不，那裏的話，還有比這更可怕的到底是想像不出的。是我一生的懇求，請給我離開此地』。

『是的，這是地獄，不見得會有比這更淒慘的地獄罷！你難道沒有知道嗎？說什麼未來的地獄來欺騙別人。但是他們在未死之先前已走入在地獄了。你沒有知道這點嗎？』

僧侶垂下了頭，只是狼狽着，臉孔沒有朝向的地方。

惡魔憎惡地笑了『好！禿頭和尚，你想說在現世只要欺瞞就好的話罷！給我走！』惡魔把他底手放了。

僧侶捲起長長的法衣的裙子，同時腳踏着空地開始跑了。

惡魔目送着僧侶的跑走，高聲大笑了。

在聽監獄的教誨師的說教的時候，心裏浮現了這樣的故事，所以今天記在這壁上。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四八

中山裝

梨子作

——敬以此紀念
英勇的死者，并獻給
在鬥爭中的戰士！——

雖然還在快樂的熱鬧的新年，然而在山鄉荒落的李家村已不見新年氣象了，除了幾個小孩子還穿着作客的紅棉襖。

幾個穿着藍衫褲的婦人挈着衣籃向離村屋不到半里路的小溪上去洗滌。牠們就順道在牆角落裏囁嚅密談，因為這裏是她們各訴衷腸的演講台，然而今天她們談話的神情，有些變了。在囁嚅啾啾的私語中，彷彿聽得一句是：「咳！讀書會讀出這樣的禍來！」

幸苦一生的李成甫，想擇門面情願自己早起晚息的做，終於給他一個兒子在中學畢業了。

然而一向有些拗性的畢業後而失業的兒子在去年的年底，突然在城中被拘捕了，關了個把月就把他槍斃。

這一個迅雷，是使李成甫的兩老哭成瘋癲的模樣。

『死是死了，屍骨終要還鄉』這是李成甫老婆勸他去設法的要求，李成甫帶哭帶號地到城中去一闕。

總算挽親謀眷把他兒子的一口白皮棺材秘密地送歸。

今天是白皮棺材擺在李家村前的一塊桑地上了。

女人終是女人的念頭，他老婆硬要調一口黑漆棺材，因為白皮易爛。然而李成甫却另一想頭。他最恨的是他兒子穿的一件『中山裝』。他以為他兒子穿了『中山裝』才有了喪身之禍，所以他以為一定要把『中山裝』剝下來。

他們倆想頭不同而所要做的事却相同的，所以終於悄悄地把兒子的屍首另換一棺材，而且另換了二套衣服。

當李成甫發抖的手拿到中山裝的時候，就想斬成粉碎，然而不意在袋中一摸，却還有一本薄薄的小本子，小本子裏面還寫着很細的鉛筆字。

下面就是這小本子寫的文字。

今天是丙監寫信了，

上班看守是歪頭紅鼻子，紅鼻子的頭我想本來不是歪的，因為他常側目怒視着犯人，終於把他的頭歪慣了。

雪峯哥以老犯人而施其靈活的手段，雖然在吃相很怕紅鼻子監視之下，終於弄到一根鉛筆頭。這真使我快活。

唉！入獄的一天，真是一場不可磨滅的夢！

我認識了，我真的認識了是這樣的兩隻狗。小白臉中山帽，滾圓而突出的四顆眼珠，瘋狂似地吠着：『搜！搜！搜！』哼！你們漂亮的狗

呵，你們除了做『紀念週』以外，只有這次出風頭！

一個雨夾雪的冬天，我拖泥帶水地被押到××監獄了。

捧着褲腰，背着棉被，茫茫地走，等到在背後『砰』的一响，門籠關了，才知道我就是這樣的做了一個犯人。呵，我畢竟也做了一個犯人！

只要是關了一星期籠子，似乎也有老犯人的資格。的確我覺得不論是同牢的或是工犯，都和善可親。我現在也認識了幾個工犯了。

但是老練的雪峯哥很惡孽地同我說『小心些！都不是好傢伙。』

做小學教員的雪峯哥，就是他平常對我們談話，還是教小學生一般的語調和神氣。

他說：『秀才造反，就是三十年也是不行的……！』

他和小學生講故事一般，我倒有些摸不着頭腦。

他接着說：『去年甲監大籠子裏一個王冰然，他坐牢坐得發昏了。從前我們這裏籠子是放在總門以內的，且每天從八點放倒十二點，他老人家在那天放籠子的時候，叫工犯王阿林——土匪犯——遞一個條兒到二監獄，王阿林就把這條兒給看守，看守再給主任，主任轉達獄長，典獄長看到這個條子，差不多發抖。』

你道條子裏說的是什麼？『……嚇，嚇死人，是說要在那天，裏打出，外打進預備劫牢，典獄長馬上告訴軍法處關庭。過了三天，就把王冰然鎗斃了。』

雪峯哥說到這裏吐了一口氣，息一下又說：

『他媽的王阿林，典獄長隨後送給他兩碗肉，四年徒刑減了兩年』

他說完之後，我們這一籠子裏一時沉寂，我彷彿見面前擺着一張報紙，模糊地寫着：

——在暴徒高舉紅旗退出城外之後，見麥田隴中有個書生模樣的囚犯；足上還釘着鐐兒，倒臥着……想該犯在暴動時由獄中奔走猶持械……『拍』的一響，原來黃飯又到門了，於是我才好似從夢中醒來。

今天怕要『搜籠子』

我一個鉛筆頭倒要小心。

那一個頭上刻着『不應坐牢』的四字呢？不，每一個頭上刻着大大的『死』字。

死的追求，生的留戀，

一切渺茫的人生啊，

這裏就是你切實的邊際！

你不信嗎？只要一個看守，把鐵門鎖嘩的一開，『××開庭！』隨身帶回你掛在籠口的名牌，二分鐘裏面就可了結你一切不可思議的人生。

從坐牢的無聊中，發見詩歌是無聊中的產物，你看籠子裏石壁上是有多麼無聊的詩歌呵！

昨夜三更後，一場瀝瀝的雨聲打斷我甜蜜的鄉夢，又喚起我久已厭倦的詩興了。

續續的雨絲，打着獄室的檐榴，架在屋頂的後半夜的電火多麼幽暗，一個青年的囚徒從他的鄉夢醒來了。

呵，囚徒的胸中呵載着沉重的鐵塊，

淋漓的雨聲，還是郎鑼的鐐聲？

是死者的怒號嗎？還是家人的哭聲？

你們咆哮的食血者呵，

我們雖然在匍匐中的黑夜，

我們必然有我們的天明來到！

今天下午放了籠子，在空地踱了一趟，又認識了幾個老犯人。

唉，原來久違的而不知流落何處的我的舊友，也關在第十二籠裏，頭髮差不多有半尺長，青青年紀，鬍鬚倒也已蓬鬆而幾乎不認識了。當我想開口和他交談的時候，他已領略似地就匆匆地先向我打招呼了。

『喂，你幾時來的，我的名字叫吳可大。你什麼名字……』

我當然領略了他的語意，而且我記到『王阿林』的故事，也不敢和他多談，等到關籠子以後，雪峯哥就悄悄地問道：

『你也認識吳可大嗎？』

『在外面怕碰過一次頭，但不很熟』我只模糊地回答。

『呵！他厲害，他坐過四次老虎櫬，他還是不招……』

『因為他沒有證據而法庭視為要犯……』

老虎櫬這個名詞，雖然在我入獄一天已經模糊叫到。而雪峯哥正要往下說的時候，我就忍不住要問：

『怎麼叫坐四次老虎櫬？』

關在我左側的一個逃兵兼土匪的軍事犯，斜視着我笑道：

『哈！你連坐老虎櫬還不知道嗎？你真快活……媽的巴子！……』

這個軍事犯彷彿說了幾句話，襲來他還未痊愈的創痛，蹬了一下籠板就倒頭睡下去了。

雪峯哥閉了一息眼，突然逼着我有鋒芒的目光，說：

【兄弟！我是已經判決了，我告訴你，我也坐過兩次老虎櫬。

【老虎櫬是解到偵探隊去做的，唉！那偵探隊真是閻王殿，一霎時走攏來十把個流氓，把你放在一條櫬上面，比普通板櫬兩倍闊的櫬上，細鐵鏈緊縛着的兩腕，再把鐵鏈將我脚踝頭扎在櫬面，他們把你兩手拖到脚尖去。這時候真要痛入骨髓，法官在上面要你招。唉！這難道够了嗎？不，你不招嗎？他們把你頭反面後拖，在你脚肚裏再墊起四寸原的大磚。你還不招嗎？他們再把兩根青柴棒，像叉國旗一樣的交插在你的兩條腿上，兩旁兩個偵探，各把青柴棍的頭坐下去。嘿，兄弟，我這時不曉得痛了。我已經死了，我就這樣的死去了兩次。還有，你如要開口喊痛，那時偵探就把一大把香灰“撲”的塞在你的喉嚨裏，你真要悶死。這就叫“吃麻酥糖”雪峯哥說到這裏也輕輕的一笑。

拖兩劇重錄的軍事犯又斜着眼對我笑道：

“哼！你們政治犯快活，不用釘錄兒的。”

“哼！優待政治犯，對的，政治犯去槍斃是不給外人知道的，不是用步槍打的，是用木壳打的，木壳子彈小，不痛。”關在我們同籠子的老百姓——他是一個青年的佃農我們都叫他做“老百姓”就譏趣似的說，我們都相視而笑。

我們從小籠子的門的小口裏是望不見總門口的看守辦公處的。然而我們有一塊不知從那一個傳下來的碎玻璃，再貼上一張黑紙，從迴光返照着的這面寶鏡中却可窺到擊着一把瓦壺的量老頭，搖搖擺擺地來上班了。像這樣的寶鏡，幾乎每一小籠子都有的。

從第五號籠打過來的電話知道，今天吳可大又開了一次庭，形勢很不好。而且他的姓名歷史法官也知道了。

“他媽的，這一定又是那告叛徒秘密了，他自己想早出牢門，一定要害死一個。你看他昨天不是又接見過嗎？”

雪峯哥很肯定似地說，同時我也想到昨晚丙監大籠子的胡天聲——從前做過學聯會工作的——嬉皮笑臉和看守主任談話的一幅情景了。

昨夜又下了一場大雨，在十二月的早上，灰黑的雲還一層層凝結着，怕又在造雪了。

爲什麼早上要鎖鐵門呢？

果然，又叫來吳可大開庭了。然而他是老犯人，他走到鐵門以外已知道這一次不是尋常，我們望見他的臉兒青白色的，兩眼突出像噴火似的，他對着鐵門鞠了一個躬，高聲喊道：

“同志們！分別了，請你們努力罷！”沒有幾分鐘就聽到圍牆外“拍，拍”的兩响。

今天雪峯哥得了一個極小的紙條兒，他當寶貝似的在仔細的看過一會就遞給我說：

“這是吳可大的遺詩，不，是絕命詩。因爲他自己也知道死在旦夕所以在籠子裏做了一首詩。”

是用信封的反面寫着極細的鉛筆字。

“前人起時後人到，

生死尋常何足道！

但願此生有意義，

那管死得遲和早。

我的使命已盡了，

灰色馬兒門前叫，
出門橫跨馬歸去，
鶯聲响處人已杳。”

我仔細的讀了三遍我想：前幾天以為詩是無聊的產物，我錯了。這難道是無聊的嗎？

……我們的熱血流了多少……這是最後的戰爭……

兩監的政治犯又在唱國際歌了，想是他們在等着黃飯吧。歌聲中還夾着敲篋聲。

半月來總算結識了一個工犯。今天在開黃飯的時候他遞給我半根紅牛牌香煙，和一根四分之一的洋火——因為在牢獄裏要得洋火要用針劈成四根，——他媽的！餓了好幾個星期，今天居然有甘露可飲了。半根紅牛牌竟傳吸了到五個人，我悶吸了兩口，覺全身麻木，身飄飄若騰空，哈！有味，槍斃後也不過如此吧。若我要槍斃的時候，我一定要向劊子手那裏討兩枝紅牛牌來狂吸一陣，隨他們打幾鎗，我却早在白雲中飄蕩了！

昏昏地睡一下，忽聽到老百姓在籠口裏張着小鏡子喊道：

“呵！新客人又來了那，那那……”

昨夜本城捉到五六個學生，二個工人，這大批的政治犯，難道今天又是一批嗎？雖然我從習練老犯人的經驗中知道政治犯之降臨和政治犯之鎗決是成批的，是有時節的，普遍是五月與冬防之前，因為這是他們的示威，而且知道先捉到一個政治犯之後就常有二三批接連而來，能坐老虎櫥而不招者能有幾人！？……我只在模糊地想着。

今天又放籠子，到聽一個很有味的消息。原來昨晚來的，倒不是政治犯，而是一個現任的偵探隊長，因通匪與侵吞公款被逮。這有什麼奇怪呢？偵探隊長本來就是流氓土匪。然而可奇的不是此，因為凡在前兩月來的一些政治犯都在他手裏坐過老虎凳，媽的巴子……他手段非常兇的，他口裏雖然說：

“我們同你無冤無仇，你說，我們就不做了”而一面却拚命要夾青柴棍。事情竟是這樣湊巧的。昨夜他被關在十二籠裏，兩個政治犯一看，真是分外眼明，就叫他圍在“馬子”高頭，媽的巴子，叫他吃吃生活看，把兩把熱水壺在他的頭上直澆落後到他跪着討饒，情願自己打自己的巴掌三百……呵快活！應該再痛快的做……

今天的兩碗飯，一霎時就塞光了，大概因為開心一些吧。

不論牢獄與現社會的狀況要隔離到密不通風，然“新客人”不斷的進來，總可約略知道的，尤其政治犯對政治消息，比任何好事生風的新聞記者還要神經過敏。

冬防到了，而北方暴動的風聲一天緊張，政治犯在平常是三個月開一庭的，現在法庭的法官也似乎吃足了鴉片，要起勁一點。

在前月本城火車站上為受人送行而碰到偵探的張秀仲，今天也去開庭去了，我們望見他出鐵門以後，忽然起了一陣喧擾，隨後就聽到悲的喊聲：

“打倒中國××黨！”

“××黨萬歲！”

“××黨萬歲……碎！碎！……萬……歲！”

甲乙丙三監的政治犯，在這時候都不約而同的高喊着：

“××黨萬歲！……萬歲！……萬歲……”

上班的紅鼻子看守倒也沒有辦法。

在我出去洗衣服的機會中，從工犯的口裏知道張秀仲審判的情形。

他說：

“張秀仲出去的時候，還開了一庭，等到法官宣告判死刑的話還沒有說完的時候，他馬上抓起在案台上的硯台猛擊過去，法官連忙逃下，嚇得發抖。

“他到打第二鎗的時候嘴巴已經打得歪了，他還是喊！砰的又是一鎗，唉喲！慘呵！”

大概是近幾日來冷得過分了吧，居然沒有先下雨，就雪團滾滾而下了。

我想起從前在電影中見到一個月明如畫的夜裏，在沉寂的小河上浮着一個青年婦人的屍首，我更聯想到頭天在我們的圍牆外倒臥着的一個血肉淋漓的男子。

呵！斑斑的殷紅的血點，不，荒沼似的血泊滲沁着一片片的白雪。呵，雪屍！雪屍！你是白色恐怖下鮮紅的旗幟！

今天我居然也開庭了。

哼，他媽的，法官的吃相，不，簡直是一隻將倒斃的瘋狗。但是奇怪得很，他也會曉得我的舊案，真可惡！他媽的，隨他去吧！

我還沒有去坐老虎凳，這倒還好，不，也許他們以為你證據確實了，不必再問……”

唉！隨他去吧！

因為在守獄中，除了目前不能有逃獄的能力以外，只有做一個宿命

論者。

擺脫不得的家庭關係，一關進牢獄倒切切實實地解決了。

然而想不到無聲無臭的人獄以來，到現在我的家人，才探得了我的消息。

今天在黃飯吃過以後，才由看守遞進來我一條棉褲，知是我的愚蠢而可憐的妻送給我的，唉，個把月來不知人世的，今天知道我可憐的妻在監獄的大門外因不准她接見而在號哭了。

可憐的妻呵！在這一社會裏，你只有過流淚的生活！你明白的，你就不應該哭！

後來看守來通知我，說我的妻還送來了五塊大洋，我就想去吃一星期包飯，因為吃黃飯的兩碗爛菜，實在臭不堪聞，但是我想到流落無歸的我平素不能負擔對於妻子的給養，到現在還要賴他們來供給我，我真有些心酸。

早上起來終於調到大籠子吃包飯去了，香氣比較好得多，地位也寬舒一些，然而一般同籠的人我實在有些討厭。

一個研究法律的大學生，他開口終是法律，同人談話的時候，也和法官審堂一樣，這是何等討厭，而二個小土劣——大土劣當然不會來的——又自成一派，雖然吃了三餐的飯，我很不高興。

從大籠子的籠裏可直見看守辦公處的一切動作了。

今天甲監的一個中學生去開了二個鐘頭的庭，回來時看見他兩只手腕拚命的甩，大概又做了一次老虎凳，到“倒水”的時候，他同我說，

今天的用刑，是意外的，因我是×鄉的人，而法官強要問我家鄉的黨的組織，工作的方法，我實在一點不知道，後來他又要問我寫秘密信，藏文件的方法。唉，天呵，我知道什麼呢。我不會做過什麼工作，所以到第二次要做的時候，我只要求“快些把我槍斃！快些把我槍斃！”

我看他兩腕上的皮都脫了。

大概抓人抓得慣常了罷，野蠻狠毒的統治階級，他們也會用科學的方法了，他們知道老虎橈叫年輕力強的工人和農民來坐，是坐不出什麼花頭來的，只有嫩皮白肉的智識份子大都要在老虎橈面前潛伏，這就是他們的科學方法。

昨大坐老虎橈而不得要領的中學生聽說今天又叫他在公園和大街上去“耍子”一的。哈，這樣的“耍子”倒有趣，因為他們在你的背後跟着三個便衣偵探，再把小繩子縛住你的頸項，把繩兒貼肉的穿過腳，離得遠遠的一個偵探牽着這繩，就這樣的要你去白相，要你相識的朋友去點頭，或是不識相的人向你來打一招呼，就一擁而來，哈，這真是好白相。”

然而他今天去玩一次倒撲了一個空。

關在乙監第六籠的一個農民是很會講笑話的；今天我去寫信的時候，他笑着對我說：

“喂，老兄你判決了沒有？”

“沒有。”我很快的回答。

“不要緊的！吃公家的飯，睡自己的覺，我昨觀天星，世界大戰快要起了。”

我聽了一他席話，不覺點頭而笑。

我問他判決幾年，他說：

“不要緊，很快的，我已坐了二十個月，還有七十個月。”

我細細地一想，不覺又爲一笑，像這幽幽遙遙的七年六個月的徒刑，偶然一罷，好像馬上就到，我佩服他的算法！

今天又槍決了兩個土匪犯，大概年關到了，我們都要被他們去給一筆清賬吧。

當看守繫着一把鑰匙，“噠”“一”响的時候，每一個小籠子裏都沉寂一下。

這就是殺的威嚴吧！

前天來的我們還到一個軍事犯，到今天才知道他是一個黃包車夫。不，是一個大學生的黃包車夫。

他是關在丙監獄的小籠子的，我們從鐵窗上斜望，見他也在鐵窗上，不像一個大學生，臉是紫糖色的，他的背脊大概也拉得有些駝了，他摩擦着腳上的鐵鍊，相視而微笑。

老政治犯的達人哥畢竟多情，今天在放籠子的時候向我鄭重地叮囑道：

“唉，我們是案情重大，死在旦夕，不過你若出去的話，你要記着，秉成兄的母親是七十餘歲的人，你每月應該接濟他五元錢，因為他是和我同案子的，也很危險。”

我當時很堅決地答道：

“老兄，我當然也很難說的，然而無論如何我終要使未死的弟兄知

道！”

今天上午據說妻又來過一次，又在監獄的門外大哭了一頓，方才回去。

真是沒有辦法，我還沒有死哩。

丙監裏的政治犯又在唱着國際歌了，一陣火燄跌進我的胸頭，我也不由己的跟着唱了。

鐵門的鎖啾啾的響着了。接着

(完)

議 價

淨 沙 作

是朱紳士底客廳。此刻坐了三個人：一個買主，一個賣主，一個仲間人。

『價格可不用說的，唔……你是原經手人，那里會不知道。』是賣主朱紳士底話。是個圓頭，突肚，像大小二個地球儀上下地結成着的人。

『是的，你老，當然不會為這點少數。不過年歲大了，再養下去，恐怕有點——是，恐怕有點使你老也不放心。——』原經手仲間人阿三說了。眉與嘴呼應地作着姿勢，顯示他有三寸不爛之舌。

『着咯。誰家的丫頭，養得大嚟不出事，不過，我們呢……唔，總而言之，……唔，總而言之，……也沒有什麼，……年歲大了，應當給她放人家。……我呢，不用說，是很講「人道」二字的，……唔，真的豈有之理，……以前黨部這班小鬼，都說我……唔……劣紳土豪……唔……都說我壞話……唔，終於給我趕跑了。……』朱紳士還是應用他「方步」哲學，說話踱方步。

『唏……這是瞎鬧！』交易的對手，買主，新興小財主階級裏的一員老火先生，驕了進來說。

『這是豈有之理——原經手阿三以同情的口調作了一個結語——但火先生，當然也不會被價格的。他老有的是錢……』

『噠！客氣，客氣！』老火先生話頭沒有火勁兒。

『並非，並非客氣，去年又買了百來担地田。他老愁的更是這個。——阿三用着大姆指一輪，權當作火先生未來的兒子——現在，也有四十開外了，最要緊也沒有了……』

老火像聽了一段悲傷的故事般感動起來。這故事裏的主人，却又是「似曾相識」。眼前是便不免有黑暗的影子在飛揚。他覺得阿三真有同情，曉得人心裏事，肚裏的蛔蟲一般。

『所以雖然也討了二房，可都生子不爭氣。……』阿三當然接下去說：『所以，地特別托付我找一個能生養的。一時我倒不應手。後來，記起你老家的阿花，已經有十八歲了。是的，她底媽，便是一隻豬，一年兩頭生。屁股後拖了一大羣，呢唔呢唔，拖不動便也托我賣。剛巧你老人家要用幾個小了頭，所以便把年齡最大的一個，阿花，賣給了你。噢，是啦，阿花那時不是十二歲嗎？已經是個胖得有趣的小姑娘了。——到現在足足有六個年頭了，在你老家裏，吃的油，着的綢，大概更胖得好了啦。『有種看種』，娘種既然好，女種人概也不會壞……所以此刻最緊要的是叫她……來請火先生見識見識！』

『哈……你張嘴巴倒還建旺，一開塞子，便『湯瓶瀉水』，……唔，看嗎？……可以，……唔……阿花！……端茶來。』朱紳士有朱紳士口調，叫阿花的聲音，便與衆不同。

阿花出來了，丹黑的臉，深黑的眼，丹渾的肩膀……阿三，老火二雙水龍一樣的眼向她身上潑，她預感地發了一身冷汗，急速回頭走。

『唔……阿花來……老爺要給你放人家啦！……唔……』頂在大地球儀上的小地球儀開了一痕裂縫，笑。

阿花立住了足，回頭說：

『唔……我要跟老爺過一世……』聲音中帶些哀感，與卑下。唔，卑下的哀感！

『唔……優了頭……這位是……這位便是……唔……哈哈……』上下相連的兩個地球儀同時轉動起來。伸出一隻手指着火先生，算作介紹。

『阿花終於看也不看火先生的走了。火先生並非戀愛專家，不知道失戀，但此時也不免面紅。』

『當然，她總是這樣說的。』阿三又是一句通達人情的結論，真是個承上起下的說話專家。『噯，火先生，西瓜是包紅的。一年半，我看就會有好消息。要是阿花娶了去。……』仲開人，並不是撈謝禮。總為火先生兒子打算。

『唔，你怎麼知道？』火先生眼前都是希望。語音低低地，像阿三底話，已經證實了的。

『怎麼知道？不用誇口。阿三看人多了，這個巧門，便也熟透了。你看阿花屁股磨盤般大，就是會養孩子的證據，要是你老槍頭靈，一定放聯珠砲！一定放聯珠砲！……』

『唔……』

『哈……』

笑聲——不，砲聲後，便是一大靜默。

阿三知道火先生已默許，於是，又打破靜默說：

『那麼價格呢還請你老開口……』阿三迷着眼看住朱紳士。

『唔……價格，我倒不在乎。只是為阿花自身打算，似乎不好過於怎麼。……唔……要是太賤了點……人家便會罵她：「你這賤貨。」……所以價格越高，便也越看得起阿花……唔……但是，在我當然不在此少數。……』朱紳士十分堂皇地說。

『是的，我早已知道，你老怎麼會要錢呢，不過，這是出個名目。……同時，火先生，也是想用「大把財禮」討一個……不會想便宜更不會白要，……但無論如何，總需你老先開口，……』阿三真的是個說中間話的仲閒人。

『那麼……唔……二百五十元怎麼樣？』朱紳士總算看重了阿花。身價也討得不少。

『哈……這不算多，不算多，像阿花這樣的人……但是，你老不妨用二百五十元出名，實際上付一百五十元怎麼樣……這並不是火先生怎麼想便宜，因為你老先生既然把阿花放了，多少要做些嫁奩。火先生呢，不需要這些，一百元算作嫁奩，怎麼樣？——哈！哈！……隨你老的便，隨你老的便，不過你老再開聲口，一準如數……』阿三話鋒，一鎗進，一鎗出，朱紳士似乎不容易招架。火先生聽着發呆。

議價漸入佳境。

『那麼，我想，你是原經手，當初阿花是多少錢買來的？』朱紳士自有朱紳士的交架法。

『一百二十元。十元一買。』阿三這鎗似乎失了手。

『那麼現在呢，至少二百二十總要的吧，因為太少了，給阿花面子上太下不去。』阿花便是朱紳士招架的盾牌。

『好的好的。準定如數。——但是，我是中人，再說一句如何。……我想還是十元一歲原價賣出怎麼樣，現在阿花十八歲，一共一百八十元怎麼樣？』阿三眉頭活，伸進了一步，像豫說出了朱紳士的計劃。

『好的好的，我是不在乎此。只是給阿花面子有點下不住。——朱紳士又把話頭一宕。——講句笑話呢，現在我價什麼樣貴，豬肉以前二角一斤，現在要三角多了，阿花仍舊十元一歲，實在給阿花太下不去了，……現在也不用說，「滿頭滿腦」二百元錢，什麼都在內，怎麼樣？』朱紳士

此刻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屠夫。

火先生嘻嘻的笑，今天爲想使未來夫人得看着中意，剛纔剃光的鬚髥根旁漸漸有些紅暈。

『好的，好的。……』火先生似乎有點急不及待，允許了。

『那麼，就這樣成約了吧！什麼時候來娶，即刻會有回應，只是……』阿三突然記起了一件事，便叫朱紳士拉過一旁，輕輕的說：『阿花呢，當然沒有什麼，因爲在你老人家管束底下。可是我是有經驗的人，請你老人家這幾天留心她行動。王一八先生，家裏的香梅，前年我給她揀了一家財主，可是香梅不要好，和一八先生家裏的「田裏人」拚上了，一聽到消息，便逃。……』

『那沒有什麼！』朱紳士覺得阿三太多心，『如其有這樣事，我一個字條可叫公安局偵探隊立刻弋獲到手。那時候，也管不得她面子了，只好懸價拍賣。把她當作臭豬肉賣，賣她一個賤價……』朱紳士說着，像眼前真的已發生了這件事實。

『着啊！你老有勢，怕什麼，怕什麼！』阿三連忙順風推船，顯見自己確是多心。『可是總得小心爲是。因爲剛纔你老已經把這個消息 她知道了。一八先生後來也是這麼辦。我一天天在公安局外等候，一聽到拍賣香梅的消息便住去買了來。總算沒有事。……不過這是革命以前了，現在呢……』阿三說不下去了，眼上還帶着以前黨部老爺會，他吃苦頭時的哀憐的餘光，像看背後的黑影以的回頭看了火先生一眼。

『哈！你真不知道什麼？這是法律上叫做習慣法的，一革命只能殺幾個頭，革了人性命，習慣法是無論怎麼也革不去的。而說現在黨部就是……哈哈……』朱紳士笑笑，坐到原位去。

母親

木耳作

知友C君，新近由「戰線上」——階級鬥爭的戰綫——回來，在家鄉小作勾留。在第三日的午夜，他報告我關於他們的「母親」的事，以下便是由C君的談話裏記述下來的。

「這位母親是一個H女同志的母親，我們因H的關係而認識了她。她是半老的中年婦人了，裝飾頗入時，臉上手臂敷着極考究的粉，衣上瀰着強烈的香水。外表極像一位上流社會的太太——實在她正是一位受過舊式的初級師範教育的寡婦太太，家裏原很有錢的。

她同情革命運動，又因她的女兒的關係常與我們接近。她把我們的一羣，都看做小孩子一般，我們也親熱地喊她為母親。

母親雖沒有加入我們的團體，可是她自早以團體的一員自居了。譬如某一同志要求她幫做一件事的時候，她總滑稽地答應着：「這並不是爲着你是我的兒子，實在看在你們外祖父的面上呵！」——這「外祖父」乃是我們團體的代名詞。她是特別喜歡用了這名詞說話的。她對於革命認識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她的極強的階級意識，例如她對於當時一位想利用工人羣衆而允許某同志貼五百元的紳士先生，我們以爲倒可以利用他以擴展工運的力量，然而她却大爲反對。她抗議得非常憤激，他說

無士不豪無紳不劣，一個個拿來殺了就完了。你們做工人運動應該以工人之心爲心，你們試去問問工人，要不要同那混賬王八蛋聯絡，他們一定搖頭不答應的。現在你們不但不殺他，反要與他勾結，那你們簡直也該殺了。」那時，滿愧得很，我們竟非笑她是犯着左傾幼稚病。

據她自己說：她的同情革命的動機，是在法庭上獲得的，她爲了她丈夫的遺產，同她的繼子，打過不少的官司，在法庭上她說她徹悟這個社會非重新製造不可。

她守寡已七年了。但她坦白地告訴我們當丈夫死去的第二個月，便有個情人，但這個情人是誰，她始終不肯給我們知道。當我們纏着她要她的情人，介紹與我們見見的時候，她就正色而言：『這個沒有靈魂的東西，你們何必定要和它見面？』據比較接近她的人，說那位情人是個壯健的體育家，她用錢養他，專門爲他解決性慾用的。

她的交際極廣，因爲在財產的訴訟事件裏她把上自省府主席，法院院長，下至看守法警都運動到了，因爲她是個這些人們的好主顧，所以她到處受人歡迎，黨國要人以她是個有錢的太太，尤其萬分的尊敬她，但她在與我們見面時，却常得意地用諷刺的語音說：『這些豬羶在演說壇上扮得還像一個人，但在金錢的交易裏就露出他們豬羶的本相了。』

因爲她可以出入要津，於是她便做了我們最機要的偵探。凡是母親得來的消息，誰都相信是最迅速最正確的。

母親的生活雖帶十二分的貴族氣，但同我們一起的時候便非常刻苦，有時她也歡笑地同我們一起吃大餅過日子。在夜間有會議時，她必先問：允我旁聽麼？我們因爲無特別緊要，每讓她參加。深夜散會時，她便倒在狗窩似的地舖上同我們二三個人睡在一條被頭內。

有一次她來報告外面對於她的謠言，『乃是這屋主說她與我們這般

青年定有曖昧關係』她說完了，發出莊重的微笑。她說『這也難怪他們，我的行動，在他們看來，的確太出奇了。其實，我真也愛着你們，我覺得你們每個兒子都可愛——有靈魂的人，比蠢如鹿豕的東西，當然是不可並論的。——我常想着只要你們向我表示，我是沒有不答應的，但是，我却不敢對你們有絲毫的幻想，然而也因為我的……』

我們嬉笑地說：『天下那裏有母子之間會發生性愛的事？』

這一句嬉笑之詞，竟引起了她的驚人的議論她說：

母子之間，是最易發生愛的，只要把道德的面具剝掉，母子，父女，兄妹發生熱烈的性愛，這是最自然的事。至於說與人種有關，那末祇要不生育就是。反正人們也不會個個人以自己的母親為對象的。

她的談風非常健，我們稱她為長篇小說作家，因為她一開話匣子，總是滔滔不絕地和瀑布一般傾瀉出來。對於戀愛她常是斬釘斷鐵地說：祇有基於純粹的肉慾的衝動，纔是至上的聖潔的。一切所謂純潔的戀愛，便是最下流的以戀愛為商品買賣的醜技！

她說雜交是沒有問題的，人們的科學智識，當能解決一切性病的缺憾，所以，現在，我們的條件：除了兩曹互相同意外，再問一問對方有無性病？可是將來，曾否有病的問話，自然也可不必了。——那時，她還不會聽見過柯倫泰的話，但是她竟提出比柯倫泰還要可怕的主張來。

母親從來不消極，不嘆氣，她具有人不可近的火山一般的烈焰，就在敵人的四面包圍之中，她還是不改常度地咆哮着，只有在我們這地方的一個同志的死耗，得到證實的時候，她就立刻沉默了。內心裏發出顫動的哀音，『唉！我的兒子，又少一個了！』『雖然！』她的語氣轉到極鄭重極堅決。『雖然我的兒子是死不完的，越殺越多的！』

二月以前，我們的母親，也終於被捕入獄了。據一個去探望她回來

的同志的報告，她一進監內，一般女囚犯都神聖般看待她。她又新生了一大批女兒了。今後她雖然不能同我們這般兒子，常在一起，但有這一大羣新生的女兒作伴，當也不會十分寂寞吧？

追 豬 糞

隨 筆 二 篇

蕭 葦 作

沒有比「追豬糞」三字更能表現「追豬糞者」的心理了。無論普羅列特利亞特的作家們，能怎樣努力把無產大眾的意識，然而誰能道出像這樣簡明，沉痛激昂的字句呢？

諱言階級的縉紳先生們，乃至希圖以施與——所謂仁愛——去消滅階級意識的人道主義者們，當他們做着「豬糞」而被「追」的時候，不知可曾瞠目變色而黯然吃驚否？

我，不用說也是豬糞一分子；尤其是在想冒充小有產者而套上蹩腳西裝時候，這些人們就把我當做十足的豬糞，緊追不放。如果銅子不湊手，無以應他們的欲求時，那末恨恨而帶着譏諷的語聲：「豬糞！癩三！原來同我們一樣！——更比我還不如！呸！充什麼闊，大搖大擺，像煞有介事！」就像毒箭一般連射過來。

我想：這種嚴重的教訓，對於我乃至現在的社會，實在很需要。

在四馬路一帶，這些被稱為「癩三」的人們，他們有的是一大套現成的好話如：發財呀，早生貴子呀，中頭彩呀，做「講白肚」呀……當然，這些話正道着小姐少爺的夢，於是一個銅子就欣然從袋中挖出來了。然而你試注意一下喲：當那個人接着銅子在自己的手裏的時候，他的鄙夷的

冷笑就會明白告訴你：這是你們最可恥的夢想啊！正推你們中着這噩夢的毒，所以你們就永遠祇配做豬糞了。

在冷落的馬路上，你們時常可以遇到混身黧黑的裸體小孩。很活潑潑地向你跪一下，就拔起兩腿，飛跑着向你追趕了。這些小孩，一面氣喘吁吁的跑，一面注視你們，他們用狠毒的自光，看着你們價值五元的草帽，價值十元的皮鞋，以及漂亮而高貴的服飾，他們是憤然向你抗爭了：

『老爺嚟！你穿得好，吃得好嚟！……當階級意識已經抬頭，要改變他們的生活的時候，你想，還有什麼法子使他們不把你當做最可鄙棄的豬糞呢？！』

更夫順生

更夫順生，在這傍着山麓的小村裏，是一個「人人歡迎」的人。孩童們每每在他第一次擊着竹節走過去的時候，就成羣地歡笑着敲起碎瓦片隨他呼噪着而為他助威。婦人們沒有就寢的，當他行過窗下時，誰不柔聲地問他一句：「順生伯或順生公你好呀」呢？最有力的確證便是：每當歲暮，村人們多在夜裏大做年糕，這時候順生的布袋裏，每晚總是滿滿的，提得氣喘喘地連擊柝的力也沒有了。

他是一個怎樣就着「皆大歡喜」的人啊，在這傍着山麓的小村裏。

更夫的職務，在這小村裏，似乎並不是個要職，村人們的歷代老例，總是把更夫的業務，送給村內最貧苦的老人去承乏，雖然額內的酬勞是微乎其微的。

在順生名字的上頭，有了更夫的銜頭時，他已是個澈頭澈尾的獨身者了。他的居處，是宗長同房長們商定把祖堂的一間廂房讓給他的。在

這兒他每晚生着一只溶溶的火盆——不論寒暑總是生着，裏面半埋着一只瓦罐，沸煮着稀飯。這是他每晚的食料。——也便是他每日的食料，在白天，當他一覺醒來的時候，已是日陰東向，一枝旱煙管，伴着他到村裏任何人家，談談說說，點心，晚餐誰不歡迎他來光顧呢？——他的經驗告訴他每一次出去敲更，喝下一碗稀飯，不但能增加腳力，且能抵敵冷風，振作胆量。

兩條長檣三塊木板造成他的臥榻，這是他唯一的樂園了。他常說着：『人生六十歲倒有三十歲是在牀上的，所以對於睡覺實在不能隨便。』所以他特別用心佈置他的牀兒，褥被之下，厚厚地鋪着一層乾稻草——他贊美稻草，說比棉花來得柔軟，而且還很香——枕兒也是袋着稻干，塞得高高地放在牀的一頭，此外好像祇有一張狹小的長木板桌了，上面總放着一個木質的香爐，插的是一枝正在燃燒的棒香兒，這是他時常誇耀着他的特有的時鐘，他說『一枝香燒完剛巧一個鐘頭，我同舉人家（這小村裏僅有一位舉人是村中最富有的）的鐘都對過，一點也沒差分毫！』

夏夜的時候，天氣熱得苦悶，他第一次出發敲更常要遲遲其行，他坐着延不動身時就自己對自己說：『白天辛苦得可以啦，夜晚該多休息一會，但是倒下頭就睡去，太沒味兒了，讓他們在涼風裏多笑談一會天，上牀就有好夢。』待至他認為已是睡覺的時候了，於是就放下煙管，敲起竹節緩緩地走着，在他沒有返到他的家時，村裏已是鴉雀無聲了。

在冬之夜到來的時候，他的第一次出發却與夏夜相反。嚴冬一到，農事告了段落，村裏的男子，白天做着織蓆，打草鞋等等手藝，一入夜就先自就寢了。祇留媳婦兒及女兒們還做着「夜作」，不到「頭更」；他們是不好擅自上牀的。這也是歷代的不成文法，新嫁來的媳婦過了一月也就

非執行這條規矩不可——連「舉人家」的新媳婦也不曾例外。寒夜裏順生衣服單薄，喝了粥湯尙要發着抖，他咳嗽着開了門兒出發了。竹節單調地響了二下：四圍的回音還在山谷裏激蕩着，他便自言自語起來：「這些媳婦兒們够辛苦的。天氣冷，讓她們早些安置去」。

『順生來敲頭更哩，』最後面微弱的燈光，在婦人的倦息的呵吹聲中，隨着順生的步聲，相繼地熄滅了。

更夫順生，他常常這樣地就他所好，意識地支配着村人們的起居。

他特別注意每家的「火燭」，當他發現誰的竈間尙有火星未除時，就要嚴厲地斥責他們爲什麼這樣不小心！「天災雖由天意，但確也是人們自己招來的」，這是他說話的哲學根據。

村人被竊的事，對他實在是件最大的打擊，有的粗暴的後生，在村中發生竊案時，就要私下裏罵順生沒用，爲什麼不把竊賊趕走？但老成的總會立加解釋「上年紀的人，又是獨個兒，難道叫他去送給賊子吃他的刀口麼」？

有的時候，村中竟然發生對於順生不利的流言：說一天晚上有人見順生明明捉住一個小偷，但當戶主聞聲起來時，他把小偷放掉了。可是這流言也祇能影響那多疑的年青人，大多數的村民，對於順生是絕對信任他的。

現在，順生已去世二年多了。更夫的繼任者，仍然是個和順生一樣的「孤老頭兒」：可是他的敲更似乎不像順生的認真而時間正確。夏夜裏的農夫，冬夜裏的婦女們，還常常提起順生而深致嘆息咧。

白梅村

許美損

在盛夏裏的‘白梅村’像一隻困獸般躺在四圍盡是高山的‘盆地’裏。這村落僅有數十人家，男女總共不過三百人。他們都是業農的。

從白梅村的北面跑過兩層高山，就是H縣有名的商業繁盛的H市。南面就和S縣接界。在HS二縣的交界的地方，有一條河叫大通河，牠是HS二縣的天然界線，同時是HS二縣的交通要道，這兩縣的行旅和貨物都從大通河往來的。H市的位置恰在大通河的下游。從這裏有一條小徑，曲曲折折地達到白梅村。村裏的人每天却有三五人來H市買東西，有時還挑了些地瓜之類來H市發售，然後買些應用的物件回去。

白梅村處在萬山層疊之中，什麼消息都靠着每天到H市買東西的村民傳遞進去。而H市和白梅村的距離却有五十里之遙，所以外間的消息傳達到村裏，要經過很久的時間。

一天午後，村民吳進福從H市回來，到了村裏，便咆哮地嚷着：

“不好了！大禍立刻就到了！……”給他這一喊，把像在睡着的白梅村騷動起來了。

“什麼？……什麼事這樣慌張？……”倒在大樹下的石頭上貪午睡着的薯老伯，給他驚醒了之後，坐起來，一手不住地搓着額下的稀薄的花

白的鬚，身子有些微顫地問吳進福。

“……我在H市的牛肉店裏聽到的，牛肉店裏的夥計老張——頂老實的說話句句靠得住的——告訴我，他說‘老吳，汝們的鄉枋要遭殃了！二天前在這裏的駐防軍隊，開拔到離汝們白梅村不遠的地方去剿匪。他們回來說，土匪都預先逃去了，大概都逃到白梅村那方面去了！……那末，土匪老爺光顧到汝們的村裏，豈非大大的禍事？’……當時我還半信半疑，後來到了幾個地方都是這樣說，所以才相信了！……”他喘得轉不過氣來，把一領破布衫擲在地上，身子倚在樹幹，很疲乏的樣子。但他偏有餘裕的從袴帶間摸出一根旱烟筒，塞了菸，燃上火在狂吸。

“這可不得了！……土匪來了，怎麼好呢？……”年紀雖然比進福老了一倍的老薯，胆子却不見比他大，反而態度比他更慌張，他十七八歲的時候，土匪就十分興盛，那時的印象，在他老朽的腦膜上還清晰地保留着。不像進福這一輩人，雖然知道土匪厲害，但還不知道厲害的程度究竟是怎麼樣。

“什麼？……汝們嚷着什麼？……有狼嗎？……”一個禿着頭顱的連眉毛也大多剝落了的黑臉從土牆的隙縫伸出來問。

“狼？比牠還厲害十倍，百倍的東西要來我們村裏呀！……”進福紅着臉，皺着眉，用力把旱烟筒向樹幹扣出菸灰後，臉朝着他喊。

“哎喲！……”他伸着舌頭便縮了去。

不一霎，大樹下聚集了二三十人了，他們把吳進福緊緊地圍在核心。他們要求他重複地把從H市得來的這可怖的消息詳細地報告。然後，他們還自嘖嘖唧唧，但究竟想不出辦法來。

暫時的沈默。

遠樹上的無力的蟬聲儘拖長着在叫，突然停住了，突然又響起來，

好像在警告他們大恐怖即在眼前了，快快想出抵抗的方策來的樣子。

“怕什麼？他們來，打他！”毫無經驗的像牛一般蠢一般力大的少年們這樣喊。

“咳！汝們這就叫做‘不知道死’！他們有槍的！……”老薯說，“而且現在的槍比先前厲害百倍哩！”

“不怕，他們來，我們都把門開了，任他們怎麼樣！他們要的是錢，我們沒有錢，怕什麼？”一個心地正直，思想簡單的新從南洋回來的工人說。（在白梅村亦有三幾個不怕跋涉不辭險阻的人到南洋去做工）

“咳！咳……有一個女人忽然放聲大哭起來。

盛夏的暑熱，在午後的白梅村，大發展牠的威嚴！四圍都是高山遮蔽着的這村落，在這時候，空氣的悶熱尤其厲害！

蟬聲儘在樹上叫着。

看看太陽已經打斜了，他們還想不出一個抵禦的方法。

夕陽掛在西山尖上的時候，他們才想出了一個法子。是一個在這村裏著名有心計的麻子吳老六提出的，大家即時就通過了。他說：

“我們男人都退出村外，埋伏在石洞裏坑裏，村裏祇留着婦人小孩，等土匪們打進村裏，就叫一個婦人放火為號，我們望見火起，一齊衝殺進去，不怕土匪們不給我們捉住了。”

他有這等略戰，完全是得力於‘水滸’等舊小說的。

“那末，他們有槍哩？”雖然當時有人顧慮着，但經了麻子老六的解釋之後，亦就不再躊躇了。他對於這的解釋道：

“就是因為他們有槍，我們才這樣慌；若是不然，我們何用勞心？雖然有槍固是可慮，但我們齊心協力，乘他們不備，難道石子勝不過他們的槍彈麼？”

當晚白梅村的男人，除老人和小孩之外，其餘的全數退出村外，由麻子老六指揮，各人拿着一條木棍和一布袋的石子，悄悄地埋伏在村外的石洞裏或樹林上。

晚飯時候，進福和麻子老六，薯老三個人挨戶查問，並且對他們說：

“今夜大家要預備和土匪們決個勝負。汝們要吃飽些！婦人們各守在家裏，靜靜地，勿驚慌！已經派定鴨嫂等土匪來就放火為號，我的就打進來了！”

他們三個人踏着微亮的月色，走遍全村，諄諄地這樣告訴他們。

大家都緊張着，心裏像給放上了一塊大石頭，但精神却是興奮的。

婦人們有的在啜泣，不敢高聲，祇是啜泣。男人們的眼睛都充着血，像喝醉了酒一般靜靜地拿着木棍出村裏來。

男人都退盡了白梅村，靜悄悄地好像墟墓，昏黑的月光芽在茅草蓋成的屋頂上，越見淒厲！不時有一二聲怪鳥的啼聲，像鬼哭一般令人聽着毛骨悚然！

約莫是二更的時候，一切的音响都沒有了。夜的空氣十分悶抑，像凝定了似的。高的山峯兀立在昏黃的月光下，像一羣怪神齊向着白梅村注視。樹和草都筆直地站着。山坡上的石頭，像迷路的羊羣，三三五五假顛着在那兒。坑泉從石洞下‘冬冬’地流响着。

埋伏在石洞裏的白梅村的男人們，有的在打呵欠了，因為從晚上等到這時，沒有半點動靜，他們的緊張的心已經逐漸寬鬆下去。

“他們怕沒有來吧？進福不知會聽錯了沒有？”石洞裏有一個懷疑起來了，他把嘴伸到站在他旁邊的一個男人的耳朵邊這樣幽幽地說着。

“噯，我正在這樣想哩！”

“我……”他突然換了很注意的神情說，“汝看！前面山上不是有燈火嗎？”

“怕是鬼火哩？”那個答。

“不是鬼火，鬼火是青的！”

“是螢火？”

“那有這麼大，這末光？”

他們才在這末問答時，突然一點螢火在草間閃着了，把他們的談話停止。

忽然月亮被一大片黑雲遮了。同時把白梅村遮得望不清楚，他們都不由得不吃了一驚！就在這時候，從村的北面响了一聲‘砰’是子彈迸出槍口的聲音，接着子彈從埋伏在石洞裏的他們頭上飛過，擦着空氣，發出很尖銳的拖長的叫聲。這一聲，把他們嚇了一跳。

第二聲又‘砰’的响起來。

接着是大幫的脚步聲很沉重，很雜沓的跑進村裏去。在石洞裏的他們，聽着這聲好像是從他們的心窩裏闖進去的感得又焦灼 又惶恐！

“大家預備！他們已經來了！我們祇等火起就打進去！……”是麻子老六的極力縮小的聲音。

“……”他們都默然，但心裏却一齊在答應着——好！

村裏騷動起來了，許多正在熟睡的豬、牛、雞、鴨、狗……和着婦人，小孩都一齊被土匪們的槍聲和脚步声驚醒了。

“不怕！肉肉！不怕！媽在這裏！”小孩們的母親都把她們的小寶貝摟在懷裏這樣安慰着，雖然她們自己的肌肉都處處活動起來，好像都要逃出她們的軀殼似的！

有的小孩很尖銳地哭了。一個小孩哭，接着便有許多小孩跟着哭

了。

豬，牛，雞，狗……也都騷然地在叫着。

一時村裏好像沸騰着的一鍋熱湯，這些聲音一一傳到埋伏在村外的男子們耳中，他們的心血亦都沸騰起來了！

土匪大約有三十多人，爲首的是王天霸，棗色臉！圓眼睛！兩道眉毛的末端都向上翹，眉頭鬱皺着，嘴唇上留着兩撇紫色的短鬚。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綢的衫袴，腰間縛着一把手槍和許多子彈，手上還拿了一把。縛着皮脚包，穿着草鞋。他指揮着他們向白梅村進襲。

王天霸算是他們一夥中的首領。

其次是張大目，兩隻眼睛大得異常，所以他們就叫他大目，

王天霸和張大目，一個在前，一個在後，率領着三十多人打進村裏來。

“挨戶搜查！遇着男人就給他縛起來！”王天霸下令。

“奇怪！一個男人都沒有？”張大目率衆搜了十多家，沒發見一個男人，心裏着了慌，連忙走到王天霸面前報告。

“哦，難道……”王天霸心裏微感得不平常，便下令道：

“汝們暫時都退出村外！”

鴨嫂是一個寡婦，但胆量很好！在白梅村裏是數一數二的健婦。這晚上牠負了放火爲號的使命，她從太陽下山時便忙着收集了好多乾草枯枝，堆在墟地上像一個小山。她沒有片刻休閒，儘在打探土匪的消息。

她聽見第一次槍聲時，還不慌忙，靜等着。第二次槍聲響時，她才跑出來放火。她放火的地方在村的南面，土匪們是從村北來的，一時看不見火光，

埋伏在村外的村民却清清楚楚地看見火光，他們登時就都出了石

洞，下了樹，由麻子老六帶了二三十人向村北包圍，再由吳進福帶了三四十人向村南進攻。

麻子老六這一隊剛到村北土牆外，時驟然有幾個子彈挾着尖銳的聲音從樹林裏射出來（走在前面的兩個人應聲倒下去了！

“哎喲！”他們異口同聲的驚喊着。

在昏黃的月光下，土匪們像一羣猛獸，向着這一羣結羊般的白梅村民衆緊緊包圍了。

他們都着慌！看看直挺挺躺在地上的兩個死屍和漸迫近來的土匪們，他們沒有鬥志了！實在亦沒有戰鬥力了！

“汝們不要動，我們不打！一動，就是死！”土匪們喊着，一面板動着槍的機關作响在恐嚇，“一槍一個！”

結果，麻子老六這一隊，除當場死了兩人之外，其餘的全數被土匪們綑縛了。

向村南進攻的吳進福他們三四十人，走到村裏，土匪們正全聚在村北和麻子老六這一隊開戰。吳進福爬上樹頂去望，在月光下看見他們都被縛了，連忙下來，招呼着他們：

“大家走吧！那些人都被捉住了！”

這樣一喊，大家都悶然的各自散出村外，各自找着石洞藏身去了。

這一夜，白梅村給土匪們鬧到天亮，他們有的殺豬殺雞，有的炊飯，有的煮菜——在村外園裏拔來的蔬菜。一間小店，昨天才從日市買來的一壺高粱酒，給他們搬出在曠場上，用碗淘着狂喝。

“這一個婦人在放火的！”有一個青年土匪把鴨嫂捉住帶來見王天霸。

“給她打靶！”

青年土匪從腰間拔出手鎗向渾身打戰的鴨嫂的心坎板動機關，她就這樣結果在狂飲狂吃的許多‘草澤英雄’的面前。

這一羣土匪，佔據了白梅村之後，村裏所有的錢銀不用說都給他們搜集了出來，送到首領王天霸的荷包裏！就是好吃好穿的東西，都給他們聚攏來享用。

土匪們還算良心未完全消滅，對於被餓不過，一個個從石洞裏爬出來的村民未加殺戮。

“這是我們的恩典，汝們以後要服從我們的命令！”土匪們把白梅村看做被征服的地方，對被征服的村民這樣說。

白梅村自從給土匪佔據之後，村裏的一切生命財產以至村民的言動，都盡在土匪們的手心裏。村民絲毫都沒有奈何他！祇得聽他們去自由宰割，支配而已。

村民無論老少，男女，對他們都尊稱之曰‘大王’，背後談論亦不能忽略。有一次，一個不滿十六歲的孩子叫他們一聲‘賊’，幾乎給他們拿去槍斃！幸虧全村的男女都去王天霸面前替他磕頭求情，才算饒了他一條狗命，但已給他們鞭得體無完膚了！

‘大王’們的威風，遠被到離白梅村二十里的一個小市鎮上。他們高興時便不能白天黑夜，招呼着三五個弟兄，到這小市鎮上喝酒。小市鎮祇有一間小本經營的食店，給他們騷擾到快要關門了。但他們不准他——店主人關門，說：

“如果汝們關門了，外間要誤會是給我們劫掠了的！無論如何，汝的店子始終要開辦，不准關門！”

“這真是沒法奈何他！不想我活到這末老了，偏遇到這個奇怪的世

界！”店主人是一個鬚髮盡白的老頭子。

小市鎮上有三幾個無賴，他們看大王們的聲勢赫突，不覺就暗中敬羨起來。有的就等他們來時，便近上前去獻殷勤，勾引他們去抽鴉片，喝酒……和賭錢……幾回之後，鎮上的幾個紳老知道了，便大驚小怪地在商議：

“這幾個小雜種這樣勾引他們，將來怕要累及全鎮。如今硬硬阻止他，又怕他們要尋事胡鬧！……”

他們才在這樣談着，便有人把去告訴那幾個無賴，還加重的說：

“他們商議着要捕拿汝們了！”

下一次，大王們來時聽見這話，就大發雷霆，幾乎即時就要把那幾個紳老捉來打靶。結果還是那些無賴們勸息了的。

明天，那幾個紳老知道了，慌忙背着小包袱跑到親戚家去避難，好久好久，不敢回鎮。

離H市不遠的地方——大通河的水路上近時有好多起搶劫案發生。

炎夏已經過去了，一連幾天的雨兒，把白梅村所有的殘暑都掃盡了，大王們夜夜在草地上喝酒，抽鴉片，賭錢，……村民因為和他們住處慣了，對他們的疑懼的心裏漸次銷釋了。他們亦許村民們到他們居住附近的地方行走。——從前是不許走近他們的。

中秋節前二三天的一夜，那時太陽才下山，大王們三四人擁着一個少年走回村裏，許多婦人們都走近來圍看。少年的臉色很白，可憐已驚得不能夠直立了。

“朋友！不要怕啦，在這兒不是比在汝家裏一般嗎？汝用什麼東西儘管說，我們都買辦全給汝用的！不要怕！”其中有一個這樣對少年說。

夜裏，住居和大王們接近的村民，都聽見很凄楚的慘叫聲從大王們居住那邊傳出來。

“可憐那個少年呀！”大家的心裏都這樣感嘆着。

中秋節的前夜，吳進福靜悄悄跑到麻子老六的家裏來。

“老進，怎麼樣？有什麼消息？”麻子一看見他進來，便這樣問。

“……”他祇搖着頭踏進來，隨手把一扇木門關着了。

“老六！事情不好了，H市的駐防軍隊，預備要來我們村裏拿他們了！”他咬着麻子的耳朵說。

“哦！”麻子皺着眉。

“那末，將來怕累及我們了！”

“那不用說！可是他們又不許我們避開！上日有一個叫毛蟹的，他真是要出洋的，結他們知道了，以為他要去什麼地方洩漏消息，硬不准他離開這兒一步。他們說，村裏無論男婦老少，那一個敢私自到別處的，捉住就殺！……”

“這真是叫做沒有法子！……唉，唉！”

“……”

“……”

中秋節後五天的夜裏，約莫是半夜的時候，盤踞在白梅村裏一月有餘的土匪們。忽然在半點鐘內全數裝束跑出村外，向西面的亂山裏跑去了。

村民莫名其妙，半驚半喜的不能安睡。有的人却還都不知道，沉酣在睡鄉裏。

村中的雄鷄叫着第一聲時，村外週圍响了百數十下的鎗聲，把全村

的男女都驚得坐起來。

“難道又有大王們來了麼？”還不知道土匪們已經跑去的人這樣想。

不一刻，全村給手電燈光照得上下通明，麻子老六從燈光中看見一面白旗，上面寫着：“×××軍第×軍第×獨×團第×××營第××連”幾個字。

“呵，是官兵！”他喊出來了。他對他的老婆說：

“不怕，是官兵，我們得救了！……”他的話還未說完時，二個兵士走來把他捆着了，亦不說什麼。

“先生，我是好人，為何捉我？”

“不要開口！汝們通通是×匪？”那兵士說後還伸着右脚向他的腰部踢了一下！

他的老婆昏倒在地上。

天色才亮的時候，由H市奉命率隊來白梅村剿匪的鄧連長所部的兵士的工作已經完了。

日午的時候，鄧連長率隊回H市去了，他回去後，立即寫好公文，說在白梅村捕獲×匪多名，捕獲反動品無數……云云。然後把一紙公文，連同幾十個在他說是×匪其實是安分的村民，鐵鎖啣咭，防圍周密地押解到上峯去呈報了。呈報之後，上峯就覆電嘉獎，說他“有功黨國……殊甚嘉許……”

過了五六天，被拿解的白梅村民，被鎗決了二十多名；其餘的還監禁在牢獄裏。

鄧連長的剿匪計劃十分高明，他在都隊出發前一二天，便去登報，說某日要去剿某處的匪，匪徒知道了，便引避他處，他便不戰而獲，把當

地的鄉民拿多少來當×匪，完了公事。所以有人說鄧連長的剿匪，應該改做‘趕匪’，就是把匪徒由甲地趕到乙地，然後再由乙地趕到甲地。受犧牲的祇有當地的鄉民，兵和匪都一樣地沒有損傷。

鄧連長從白梅村剿匪回去，帶去不少的金錢——村民們從土匪們的羅網漏出來的少數的金錢都被他們搜刮淨盡了。可憐的村民，經過大王們的剝削，已經十分困苦了！再經官兵的一番搜羅，家家戶戶都精光了。

鄧連長由白梅村回去那天的晚上，村裏的哭聲如同雨後的坑流咆哮地響着。

秋天的落葉鋪滿地上，一種蕭疏衰落的景象，在這白梅村裏瀰漫着，在黃昏中，這種可哀的景象尤其可怕！

被官兵拿去的都是壯年的村民，他們的父母妻子的生命都靠他們養活的，如今他們被拿去了，那末，直接間接算是把他們全家都屠殺了一般！

暮老伯流着老淚，嗚咽的說：

‘真真這世界大大的變了！’

他的兩個兒子都給拿了去！

他們的哭聲才在最熱鬧的時候，突然，先前的估據在村裏的土匪們，捲土重來了！他們闖入村裏來。不問皂白，隨手亂拿了二三十人——其中有男有女，一個個縛着放在山坡上。

“汝們好大胆，敢去引官兵來拿我們！”睜着兩只放射着兇光的眼睛的王天霸，威風凜凜地站在他們面前這樣喊着。

“汝們真該死！不是我們消息靈，早已都死在汝們手裏了！”張大目

附和着嚷。

“冤枉呀！我們被他們捉了幾十人呀！”吳進福雖然幸而不被官兵拿去，但這遭却逃不脫大王們的手裏！他被縛得像個角黍，但他不怕死，這樣嚷着。

“不管汝們！”大王們喝着。

這時候，因為年紀太老了倒佔着便宜，官兵和土匪都不怪他的薯老伯，枯坐在屋前，仰着頭，呆望着一片掛在鐵鉤上的豬肉，有好多蚊蚋之類在吮吃着，忽然飛來了幾個蒼蠅，把蚊蚋趕散了，自己便去吮吃那一片豬肉。

——我們這村裏的人，便是這一片肉，蚊蚋去了，蒼蠅就來了，橫豎要給他們吃完才肯放手的！……他的心裏這樣想着時，忽然‘砰’的一聲鎗响，他慌忙站起來向鎗聲發出的地方望去，看見土匪們把被綁着的村民排成一行列，一個黑臉的少年土匪正拿着鎗向那一行列的村民的第一個開放。

那土匪把鎗瞄準着第二個村民，剛要開放的時候，薯老伯便再也支持不住了，腦門上好像給一塊大石擲下來般頓覺眼前黑暗，全身的肌肉收縮了一下，忽而又像脫離了軀壳一般，他狂叫了一聲便仰着身子倒下去了！這瞬間，他的聽覺裏還彷彿聽得見第二下的鎗聲似的……

1929, 3. 1. 於上海。

納 租

胡 開 瑜

這已是三年前的事了。

在鷹嘴山腳下的土坡上，有二間矮矮的草屋。草屋的周圍，擺着些陳舊破碎的土器等各種器具，和橫七豎八亂堆着的木柴竹片等東西。一扇木板門。隔開着草屋的內外。那木板彷彿是久經風化過了的石一般。細孔和紋路，一孔孔一條條的，堆滿了牠的外表。而且搖搖地有一觸即倒之勢。這很使人見了會起年久頹敗的。可慘的悲哀來。

而且在這種冷僻的環境，荒涼的四周，衰頹的風情中，又當着灰暗之幕籠罩着大地的黃昏時分，若不是這座草屋內，有一絲半縷不明不滅的灰紅的燈光，從窗隙門縫裏透露出來，無論是誰見了，都要疑心到這是數百年前被人遺棄到現在的草屋了。

在這草屋裏面，住着運福夫婦二個，和一個五歲的兒子銀興。他們家境的寒酸窮賤，祇要看了這座草屋，便可清晰的清晰的明白了。運福已有五十歲光景的年紀。而且他的身體，爲了過去所有的生命的歷程中，多是在辛勤和痛苦的海中沉沒掙扎着的，所以如今一上了年紀——雖然並不算老——便覺力倦精疲，百骨酸痛。因之他是不能竭力的，拚命似的，再像以前少壯時候一樣肯耐苦用力了。但是實雖然如此，可是

爲了要生活——一家三口，爲了要維持他們的生活，——尤其是五歲的兒子的生活，也祇得拼老性命，去盡力掙扎了；雖在夜間背貼着竹床睡覺時分，感到百骨像分裂似的疼痛。

運福所做的，是田地的的工作。他從八歲時傷了父親以後，就出去給人牧牛了。一天到晚，不論是赤日薰蒸，寒氣凜冽，他總是牽着牛在田間過生活。一二年後，母親又棄他而去了。從此以後，這個孤苦無依的運福，便沒有家庭，沒有親屬；祇是日間在田間牧牛，夜裏伴着牛睡在稻草窠裏。在這種生活中，他却漸漸地長大起來，隨着光陰的蹤跡，一天一天的漸漸地長大起來了。

他長大了，他的工作也由牧牛而變爲作頭(一)了，因之他每年的工資，比從前收入的多些了。但他很儉嗇，不肯把銀錢去浪費。他常常記起他母親臨終時的話：「我死以後，你要勤謹作工，不要浪用銅錢，因爲這是辛苦銅錢，從血汗中得來的須要好好寶藏才是！……」所以，當他的主人給他工資時候，他總是這樣自語着：

『這是辛苦銅錢，從血汗中得來的，須要好好寶藏才是！』

光陰很迅速的過去，運福已是二十五歲了。他因了歷年的積蓄，手頭(二)稍覺寬裕，便娶了一個妻子。然而從此以後，他的用度却多起來了，他每年三十餘元錢的收入，實在不能滿足家裏的需用，因之他感到非常苦悶了。可是他的妻，很能體驗運福的苦悶，而且看到他這般辛苦，心裏很覺過意不去，便自己向近村找尋一家做傭婦的地方，這樣自己的一口，既可糊過了；而且還掙得幾個錢回來，所以自此以後，不但減輕了運福的負擔，同時也稍有些餘裕了。

這樣在辛勛中過了幾年，運福的兒子出世了。從此以後，妻因爲要經育兒子，祇得把做傭婦掙錢的事情拋棄，在家住着。從此一家的行廚，

又壓在運福的身上了。

但是運福近來也因為自己已上了年紀，給人傭工，覺得太辛苦了，比不得年青壯盛時光，多受些辛苦，也能耐熬得住的；現在可不行了，而且身體又不如從前的靈活敏捷，而今是木手木腳的做不出照例的工作來，同時如果做工做得緩慢些，遲鈍些，就免不得要遭受主人的呵責叱罵。所以他自己想：吃人家的飯，總不如吃自家的飯來得自由平安。於是和他的妻商量一回，便決定回家來，找些租田自種了。

運福回家以後，便向近村各田主去找租田。但是各田主的田，都在前一年已給人租去了。祇有距離五里路的趙家嶺的趙五爺，還有十二畝田贍着。這田就在運福的草屋面前，有一條水溝，在這些田備間貫過。所以這些田的地位雖在山麓，雖算不得是上等好田；但是算作中等的田，却無不可，因此運福就向趙五爺說了情，討了個面子，把田租過來種了。並且訂定每年每畝徵租穀三百五十斤。

原來趙家嶺的趙五爺，是近村一個有名望的大田主，而且也是一個有名望的鐵臉的凶漢。他的眼睛，生得很高很大，對於佃戶，是不肯留情的。佃戶向他租田時，他總索了重價，比普通的田主，總要多索三十斤或五十斤一畝的。可是那些貧苦的佃戶，因為沒有田可種，在家裏逼坐，又沒有這樣能力可使肚皮溫飽；所以雖然租穀重些，也祇得領了租田來種。等到秋收以後，趙五爺便帶了一批僕役，到各佃戶家去收租，任他年成豐歉，他一概不理，他祇把訂定的租價，十足收齊便了。但祇多給你展期半月，如果半月後再不去納齊，他便把佃戶拘捕起來，拷打一頓，再送你到縣警署那邊去拘留幾月，所以租他田的那些佃戶，雖然無力償租，但因怕他的威權，也祇得忍心地把別的東西抵押下來去還他，因了這事而拆家的，已不知有幾多人了。

現在運福去向他領租田，並不是運福不知道這趙五爺的威名凶狠厲害；實在也是因為沒有別的田可租，又沒有能力在家坐吃，所以祇得將就從事了；而且又因為這幾畝田，多在自己的屋前，很近而水又便利，所以便樂意地把牠租過來了。

運福給趙五爺償租，已有三年過去了。在這三年中間，運福因了天時湊巧，既沒有旱荒，又沒有水災，更沒有蝗蟲等禍殃，所以三年來的收成，很是豐稔，除出給趙五爺償的租穀外，自己一家的生活，却也可以安穩穩的度過去。而那和趙五爺破臉的事情，自然可以不必說是沒有的了。

但是人間的種種，是很難逆料的。尤其是這得意的，美滿的事情，總彷彿是鏡裏的曇花，在人間生命中，倏忽的閃了一閃，便追隨着時光的车輪，向渺無際涯的時的黑海裏沉溺下去，成了生命史上過去的陳迹；同時這不幸的命運之神，便在反對方面招起頭來，搬弄是非了。所以運福享受了這三年的平安的清福以後，到第四年，就不能再如舊的過去了。這原是他命運的錯舛，又誰能挽回呢！

在這年春天，運福大病了一場，幾乎被病魔糾纏得到另一世界去，但是受苦未盡的運福，終於又由死之國裏，回到生的原野上來了。可是他的身體已息瘦得和螳螂一般，他的精力已像蕭瑟的秋風下的鳴蟬一般的倦怠了。這樣一直到了初夏耕種時候，才始恢復些健康；於是勉強的把田耕種起來。

蒼天也彷彿有意的在捉弄人們了。這一年從五月半起，直到七月上旬，一連二個月光景，不見一滴雨水，從空中滴下來過。既是熱烈得火龍也似的曬陽，和乾燥的魔風，在人間傲慢地照拂着。因此一片稻田，都變

成死白焦土；而運福的田衛裏，雖然有一條水溝橫貫着，可是這時即使有千百條水溝在，也是無濟於事了，也找不到一滴一點的水來了。所以他的田土，也是死白的龜裂開來。到末後，那些稻葉也多捲着鞘，漸漸的焦黃起來了，像那深秋時節的茅草一般。

運福眼看見稻草漸漸地枯死下去，而天空又仍是這般青皎皎的，沒有一絲兒雨意，那時他心中的血液，簡直如同燃燒著，而沸騰的熱水一般。一種未來生命中的恐怖的圖畫，時常在他眼前顯現出來。而且他又常常獨自坐在田角裏，靜思默想，想到自己一家挨餓時的情形，又想到趙五爺凶狠的拉租時的情形，又想到自己被趙五爺拘捕去後，他的妻子痛哭的情形，又想到……種種可怕的幻覺，逼迫他仰臥在田角上，偷偷痛淚，可是命運之神，既是這般的注定著，那任他把所有的眼淚盡量地滾流出來，也是不能滲濕這田土的一粒的啊！

有一夜，月色皎皎的映著枯焦的稻葉，一陣陣的夜風吹過田中，那稻葉便互相摩擦起來，瑟瑟地响著，彷彿有人在那裏咽泣一般。運福獨自在田角裏坐了許多時候，看看已是三更天氣了，便慢步走回家來。走到草屋的面前，看見他的妻還抱著睡著了的兒子，在那裏痴坐。他的妻也正因為眼前的田稻，是這般景况而悲痛淒傷著，可是她像螢火虫一般，口裏不說，只在肚裏焦灼；因為她也深知運福的心裏，是悲痛得很難熬的，所以不敢向他們起一語半句，深恐觸起了他的更悲痛的心情來。這時候，運福見了她，便沉濁的歎一口氣說：

『唉！……究竟不知要晒到怎感地步哩！難道真的要晒得一粒都不能收嗎？……』

妻遲疑了一回，也呼了一口氣說：

『命該如此罷！……這幾年都好好的，今年……今年就會變到這樣

樣了，誰料得……！？」

兩人都沉默着，彷彿有一種東西，把他們的喉頭塞住，使他們不得發出聲來一般。而各人的心裏，却又彷彿有一種東西在着旋轉。皎皎的月光，照着他們微微顫抖的身體，映着他們被悲哀籠罩着的臉頰，溫和地，似在憐惜他們一般。

『唉！……那裏經得起這樣燥風猛日弄的吹晒呢！？……不但我們高田都燥了，這幾天連低窪濕口頭的有水田，也破裂得不像樣了！……啊！下年怎樣結局呢！？……』

沉默了半日，運問又提着嗓子說：

『老天爺究竟也太不做人情了！……我自忖：我的一生沒會妄吃妄著，濫用半個銅錢過；也不敢對五穀浪費一粒過；難道這還不夠，還要活活地餓死，做個餓鬼不成！？……』

『這却不要去說；那邊趙家嶺的趙五爺，知道我們今年債不出租穀來，不知道還要弄些什麼手段哩？他……』

一陣恐怖的幻影，電流也似的，閃過了他的眼前，他彷彿看見趙五爺現出野獸般的臉色，向他怒罵，左右的僕役，都惡狠狠的拿着繩索鞭條，向他細縛拷打；他覺得自己彷彿是一只垂死的鼠子，在衆貓監視之下，縮做一團，而瑟瑟地顫抖。

『是的！他是沒有客氣的！人家都叫他鐵臉的催死鬼；他祇知道收佃戶的租穀，並不問年成好壞，更不管佃戶的性命的；任憑怎樣懇求他，他總是不允的啊！……唉！今年我們……』

『……』運福祇在幻影中顫抖着，彷彿沒有聽見妻的說話。他默然無語，可怕可慘的幻影，仍在他眼前擴展開來，最後他看見自己殞臥在地上了，妻和兒子撫着他遍體創傷的屍骸，拚命地哭着。而那凶狠的野獸

也似的趙五爺，還在怒罵他的妻兒，彷彿也要把他們拿來，活生生的做了藤鞭下的死屍，像和他自己做着的一樣。他看了這個情形，不覺高喊也來了：

『啊！啊！天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呵！？……』

這樣高喊了以後，眼前的幻影便消失了。他才始覺得自己還好好的在着，他開始覺得他的妻和兒子也安然地在自己的家裏，他開始覺得這是月亮高照着的深夜，他開始聽到他的妻的說話聲，沉濁而破裂似的嗓音。

『這三年，過去的三年，我們順順地償出了，他也沒有話可說；今年償不出了，他……他是一定不肯……』

妻的聲音帶着些嗚咽的啞澀了。

『唉！……』

運福心中的萬千的悲哀。彷彿都化作歎息聲，隨着這一聲深長的「唉~~~~」聲擠出，在夜空裏搖蕩。

過了半晌，睡着的兒子醒了，他們便默默地踱進草屋去睡覺。這時候，一切都沉靜得如死了一般，祇有深情的月兒，還現出憐惜的光輝，映着他們含有深愁的臉孔。

入秋以後，天色漸漸地有些變動了。熱烈得像火龍似的太陽，也不像從前一般，祇一味的把火線般的熱光直射下來了；他也時常在雲幕裏隱躲着，彷彿看到下界枯焦的悲慘的情形，同情地不敢再出來窺視一般。帶有燥性的風兒，也不如從前的猾獪橫蠻了；如今是幽柔的，和平的，滋潤的了，但是這樣陰沉沉地過了半月光景，直到七月二十邊，才始下了一陣傾盆的大雨，這彷彿久久鬱悶着的心頭，一旦大吐特吐了一

回，便覺得痛快而清爽了。所以一切田地和溝渠，都上通下瀉的，流着柔性的水兒。而且接連着又下了幾次大雨，那些龜裂開的稻田，到這時也漸漸地軟和轉來，恢復了以前的柔膩的形狀了。而那些經過了長時間乾渴的稻葉，也都興奮地，從死的地獄裏超度到生的岸上來了；可是牠受過一次挫折以後，總不能如沒有受過乾渴的，像去年一般的蔥籠蓬勃，而有生氣；牠是已經成了殘廢者了。所以到牠給實時候，稻穗短短的而且多是些白的無肉的空殼兒，真實而壯滿的，實在尋不出幾粒來。

運福自從雨水調順以後，他的緊張得欲斷的心弦，也總弛鬆鬆了；他的被悲哀襲擊着，而現出慘白的臉頰，此時也稍稍偷回了些殷紅的血色。他的妻也不像二月前那樣沉默無言，似一個呆鈍的偶像了，一個敗落的，被愁雲慘霧包圍住了的小家庭，到這時也有些活動的氣像。的確，這時候他們倆的心情，彷彿迷失在荆棘叢中走着，驟然找得了一條坦蕩的出路般的愉快。

但是他們的心情雖然這樣，可是當他們瞧見了所結的稻實時候，却又不免在漸漸弛鬆開來的心弦上，重復絞緊一把。那種暗淡的霧網，同時又罩落在各人的心裏了。

八月初上的一晚，運福和他的妻子在草屋前吃晚飯。他們默默地吃着，又默默地望着所結的稻穗，心裏激起了紊亂的情緒。他們暗暗地估量着今年的收成，覺得今年的收成，無論如何，總要比往年減少二分之一，或者還多些。沉默地估量一下，運福便叫着他的妻說：

『你看！這些稻穗多麼短呵？真不料到會短到這個樣子！……你看這裏還有幾多穀可收呢？』

妻沉默的咽着飯，聽了運福的話，便抬起頭來，向稻叢上看去，半晌，她才淒淒地說：

『是的！沒有多少穀可收了！……但是，假使這短短的稻穗上，都是壯滿的粒粒的穀，那到還不差；可惜這裏面一大半都是無肉的白穀呵……』

『白穀！……是的！差不多三分之二是白穀，盡是些白穀呵！』

『唉！白穀！……』

『……我說收成總沒有多少了，比往年總要減少一半多了。這……一枝稻穗，簡直尋不出成樣的穀來……』

『但是，還算有運氣。不然，一直早到現在，不但子粒無收，就連稻草也沒有得燒了，那時……』

妻說到這裏，便不敢再說下去了。原來她是故意借此來寬慰運福緊密的心弦的；但不想到自己的心靈，却因這故意的話語，而引起更多的悲傷了。那時運福也俯下頭，默然地吃了幾口飯，覺得含在口中的飯，砂礫一般無味。實在的，他的心已被這短短的無內的稻穗，擾亂得像鐘擺也似的搖動着了，所謂吃飯，這早已排除在他的意識之外，此時不過是本能地動着罷了。

沉默洒落在桌上，祇有兒子銀興，站在桌邊，無憂無慮地捧着飯碗在吃，

過了一息，運福又抬起頭，向田間呆看一回，說：

『這樣收成，那趙五爺處的租穀，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妻看住運福呆鈍的神情，不覺要哭出來了。但是她勉力地鎖攝住，把身子一頓，皺着眉頭，呼了一口氣，不經意地這般嘆息着。便側着頭兒靜默着了一種冷寞悽慘的空氣充滿了他們的餐桌上，使人感到窒息也似的難耐。

把這些完全給他，也不够的呵！……他不肯打扣，也不肯給我們拖欠一年，他是要十足收齊的。……』

『……』妻呆着想不出什麼話來。悲哀在牠的胸中熬煎，使她難耐。

靜默了半响，妻無力似地說：

『我想還是到趙家嶺去請求趙五爺一下，叫他到這邊來看看稻看他看了我想他總能……』

妻的目光，閃過一陣希望的色彩，但隨即消滅了，運福聽了妻的提議，雖然心裏感到一動，但祇很輕微的一動，過後便和前些時一般的呆僵着了。

『他不是沒眼睛的人，看了便可知道今年的收成了，那時再向他請求請求，這樣或者可以減一些，拖欠些罷，』

『這樣原也使得；祇是這趙五爺的人，是要碰日神的，碰着好，那還好，否則，就弄不清爽了。』

『不好也只得再說了；但或者碰着好的，也說不定呵！——我想橫豎是這樣，倒不妨去碰一下看。』

『碰一下也好，……』運福沉吟着，無意識似的說。

沉默隨着人聲來了。黃昏的灰暮，沒罩了他們的周圍，使各人的心裏，感到一層悽淒暗淡的意味，銀興已吃完了飯，跳到草屋前一條小圓檯上去玩耍。他的父親彷彿沒有注意着他。

『日子也不多了。呵！就可割了！……』

『已將黃落了。青粒子沒有幾顆……』

『我想你明天去一下看，趙五爺那邊，請他過來看稻……』

『明天嗎？……』運福又沉默着了，電流也似的幻影，在他腦間閃過，很迅速又模糊，但心裏却感到顫慄。

「明天就去一趟罷！一碰下再說。」運福接着決斷地說了。

大地已經很灰暗了，他們的飯，也早已吃完。這時便把一切收拾過去，西角上的弧月，羅要沉下去了。閃着微弱的光輝，似在對他們呼氣。他們坐到一兒下山以後，便走入草屋去睡。這時候他們的心裏，只希望明天會碰着好的日神。

黑暗的夜已過去了。第二天清晨，東方才發出魚肚白的微光時候，運福早已由夢中醒過來了。這時他看到一縷微光射進草屋裏來，知道天已亮了，他跳下竹床，隨便的吃一些東西，便默默地往趙家嶺趙五爺那邊去了。他心裏祈禱着：

「但願會碰着好的日神，但願……」

秋的晨風，吹送他慢步走去。他的心裏被新禱的情緒充塞着，他的眼前，顯現着趙五爺的神情，——在他希望中的平和的神情，他不覺得晨風在向他身上吹送，也不知道他是在晨風裏慢步着，更不知道此時的周遭，是一個初啓清新的寂靜的清晨，他祇本能地搖著兩腳向前移進。

一回兒已到趙家嶺了，他意識着趙五爺的住宅，便向前走去，轉了幾條巷衚，都是寂無人聲，睡眠的沉默，還佔領着這個小小的農村。只有幾隻盤頭縮尾的狗兒，當他走過牠們主人的屋前時，便機伶伶對他狂吠。

運福走到趙五爺的家裏，趙五爺還在睡著。因此他坐在階涯上待着。他的心裏，流蕩著希望的情緒。

太陽已由濃霧裏鑽出來了。閃閃的紅光，映在右邊的山頂，現出紫紅的顏色。山腳下的薄霧，都迅速地向空際騰去。山腰中顯出深遠的，寥廓的，秋天特有的情調。運福默默的望著，一直望到山色全個變了，太陽

已發出強烈的熱光來，照著山麓，照着屋頂照着平地的一切時候，他才聽得屋裏有沉濁的咳嗽聲傳出來，他意識無這是趙五爺的聲音，趙五爺已經起來了，

過了一回，他聽得有人在喊他進去，他便喜笑地進去了。

運福走進客堂，見趙五爺危坐在右壁的大椅上，一種傲然的，像野獸般的神氣，在他眉角間顯露出來。運福走進去時，他像沒有看見似的，沒有半句說話，只微微地把眼睛向你一閃他又好像豫先知道運福這次來的目的，一種不屑與憎怒的氣流，在他眼睛他一閃中透罷出來，還使運福的心臟，像被狂風吹着的柳絮一般搖蕩不定，他滿心的新禧，至此覺得落空了。

『趙五爺，長久不來請安了，一向有福的罷！』

運福見趙五爺的神色不對，知道今天是碰了釘子了。但他仍裝做不以爲意的，連忙椅上幾步，挨近他的身邊，去說幾句問安的諂奉話，同時便在他身旁站着了。像貓兒監視下的小鼠一般，縮着身體默默地顫慄着。

趙五爺着抽水煙，咕嚕嚕地一陣白烟，便向三個孔裏噴了出來彷彿是三支烟突一般，運福的話，他像沒有聽見似的。過了半响，他向運福盯了一眼說：

『你這次來，可是爲租穀的事？』

『……』運福祇把眼睛閃着，說不出一句話來。他簡直被趙五爺噴出來的烟霧迷住了。

『是罷，』趙五爺又接着說，在噴了一口白烟以後，『我也早料到你們這些混意，是有這一回事的，你們想：我把好好的田租給你們種，那末你們祇要產好好的租穀給我就是了，這還有第二句話可說的嗎？至於收成

的好壞，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於我有何相干？而且，說話在前，收成在後，既說定了話，那裏還有更易的道理呢？這不是在說空話呵！』

趙五爺說一句，向運福盯了一眼，一連的盯着，使運福戰征起來，不敢說話，而且他還不會把來意說起一句過，而趙五爺倒連珠帶串的，放鞭炮似的說了一大片回絕話，這越發使他癡癡着不敢插嘴了。他終於靜默地，木人也似的站在那裏發抖。

趙五爺放完了連珠的鞭炮，微咳一聲，又回頭抽水烟去了。陣陣的煙霧，彌漫在他的眼前。

『所以，運福：你的來意思是錯誤的，你自己去想一想？我趙五爺的話對否？——你是先說定租價，而後去種田的，是罷！』

趙五爺在噴了一口氣後，便斬決似的說，同時又向運福盯了一眼，憤恨地盯了一眼。

咕嚕……的抽烟聲和煙霧，佔據了全個的客室，熱烈的陽光，漸漸地上了階榭，陣陣的熱氣，已透進室裏來了。運福的心中，彷彿被熱氣蒸薰着的鬱悶，他的眼睜得大大的，煞似剛擊斃的羊兒，顯出可憐哀求的神情。在他鬱悶的心中，時時激發出幾句話來，可是剛到口邊，又被這咕嚕——聲擊破了這樣事，不知演過幾次，末後，便鼓着勇氣，顫顫地向趙五爺說了。

『趙五爺！你是明白的人！你說的話，那裏會錯一絲一毫呢？——祇是，趙五爺：你……你是……明白的……？』

他又不說下去了，而起五爺却噴了一口煙說：

『既沒有錯，那你還有什麼說呢？』

『祇是，趙五爺！這個年頭，……你是很明白的，這個年頭，真是太壞些了，……那裏有二個足月可旱呢？趙五爺你是明白的，五六月間是稻

苗最要水的時候……』

『最要水的，最要水的，難道是我給你沒有的嗎？』趙五爺現出惱恨的神情說。同時這神情被白烟迷住了。

『不是這樣說的，我那裏會說你呢？你是最明白的。』運福苦笑地解釋着。『這天公早了二月，雖然秋雨還有，可是這稻已大大的受傷了，現在結的稻穗真不像樣呵，矮矮的而且一大半是白殼呢。趙五爺！你沒有出門不看見那個，但是你是明白的，不過最好……』

運福又頓住了話，怔怔的看着趙五爺的神情。可是趙五爺並不睬他，好像沒有聽見，祇咕嚕——地抽着水烟，烟霧在眼前飛散。他有時望着門外的陽光流雲，現出得意自傲的神情。

『趙五爺！你原是明白的，不過最好……』運福又哀求似的說。『最好請你出門一下，……到那邊去看……』

什麼？你……』趙五爺惱怒了。夾烟的擠出這句沉重的話來，同時上了火的眼睛，向他猛擲過來。運福雖然明知道趙五爺在發怒了，可是他覺得既已發怒，便何妨把自己的來意，說得透澈些，同是怒呀，不燥不濕，何如盡燥盡濕呢。於是他重復說了。

『趙五爺！請你不要急！我運福今天的來意沒有別的，祇懇求趙五爺到田間去看看稻開。你是明白的，一看便更明白了。……這個年頭是有多少可收成……』

一個子彈又夾着白烟飛進運福的耳朵來了。

『什麼話你要我去看稻嗎？哼！……看了怎樣？看了怎樣？……運福！你仔細！不要看錯了眼！』

運福見事情已成僵局了，不敢多說話，——便說也無益的。於是懨若寒蟬似的站立一回，便告辭出來，赤日照着他的歸途。他祇在口中嘆

不幸的苦氣。

到家時，妻見他這般垂頭喪氣，臉上現出深深的苦悶，知道事情不對，碰了惡神了。她一早起到現在祈禱的結果，竟是與願意相背的。她醒悟了，她幾乎「啞……」的哭出聲來，但她不願意丈夫因了她的哭聲，使受傷的心靈，更受重大的打擊，便勉強的把聲音止住，把淚水向肚裏倒流下去。於是默默地陪着丈夫嘆氣。一種可憐可悲的圖畫，在她濕潤的眼前擴展着。

無情的光陰，流水也似的迅速地過去，剛纔過了七夕銀河，而今已到桂花飄香，萬家慶賞的中秋節了。運福看到納租的日期，已漸漸逼近起來，他的心上的針刺，也彷彿漸漸地多起來了，但是他不能什麼，他祇對着萬家慶賞的明月，默坐在幽寂的草屋前，與唧唧秋虫，同奏不幸的悲調。

過了幾天，運福把那白穀和穀都收割完了。他把收獲的淨穀，統計一下，祇有三千斤光景，核起原定的租額來，尙差一千二百斤，他統針着，心裏便劇痛起來。啊這是如何的一回事呵！

有一晚，嫩寒的空氣，瀰漫在草屋的周圍，使人感覺到冷氣襲身，月兒在蔚藍的天空徐流，星星疏稀的陪着月兒閃爍，田角間的秋虫，聲聲地奏出淒涼的悲調。運福在草屋前坐着，心裏滾流着難堪的情緒。默地過了半晌，便慘淡地和他的妻子說：

「這怎麼辦呢？……差了這許多。若是打人折來算也要差三百斤多呢。七折……」

他說着，眼角裏便覺濕潤起來，語聲是那般低弱，幾乎是低低的咽泣一般。妻見他這等神情，也不自覺地滾下苦淚來。站在膝前的銀興，見

母親忽然哭泣起來，他的小心兒一動，莫也知其然的張着喉頭「啞……」的哭出來了。寂靜的空氣裏充滿了秋蟲的叫聲，和孩兒的啼哭聲。他們靜默了半響，妻說。

『這怎麼辦？……』一口歎息聲，隨着語聲來了『我想納租總是這幾天裏的事了。宜早不宜遲，我想明天我們都到趙五爺面前去討討情看，總求他……』

不是一樣嗎？前次我去了回來，……』

運福眼前，閃過一陣前次見趙五爺的幻影。他的語聲，彷彿被這幻影遮隔住了。靜默又佔據了他們的周圍。

『否則真沒有辦法！……我想總還是去一躑看。』

妻無意識地，抱着銀興拍拍他的肩背。心中有希望的火在迸，他望一回運福沉默的面影，便尖利地說，

『去也是一樣的呵！前次我去了來，有什麼效驗？——啊！還不是白白地送去給他罵一頓嗎？……有什麼效驗？』

『或者，他見我們母子都去懇求，會生出些慈悲心來，也說不定的呵！不去反正……』

『他有這些慈悲心啊！……夢想！』

『或者會有也未可知。』

他們談了一回，終於決定了，決定明早一家都上趙五爺家去。但是第二天到了，他們去懇求回來，結果是租穀打九折，期限延長一月，一月後如果尚未納清，那就要拘罰了，這樣在趙五爺總算是大開鴻恩了，但在運福，却依然是一個不足。

時光如飛馬一般過去，限期又一天一天的逼近來，運福夫婦的心中，也彷彿一針重似一針的被刺着，他們都感到內心的劇痛。眼見五歲

的兒子銀興，活活地在自己手中挨餓挨凍，更不禁苦淚洒下，咽泣起來：而銀興雖然不想到自己的命運，將來要受到怎樣的痛苦，但是當見了父親母親都在流淚，他也終是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休的，這更使他們的悲哀深進一層，他們有時在夜見銀興熟睡了，夫婦二個，才幽靈似的閃出草屋外來，在月光下默坐，那種焦灼的悲苦，逼迫着他們不能安睡。於是坐在草屋前，含着苦淚，沉思默想。但是黑沉沉的前途，怎麼也想不出如何結果來，因之他們最後的決定，是隨那命運之神前來擺佈，而自己是個馴柔的羔羊。

納租的期限，終於到了，運福把所有的穀，和年來積蓄下的幾個錢。拼合一算，還少五六元錢光景，他想祇差這點，再向趙五爺懇求一下，他應該答應了於是這一天早晨，又到趙五爺家去了。他見了趙五爺，說了许多好話。最後說：

『趙五爺！總是你量大福大，懇求你再開開鴻恩……』

趙五爺祇道運福這一次是把租穀納清了；可是聽了這句話，他的神色，便立時變做怒意，彷彿晴朗的天空，驟然罩上一陣黑雲。這使運福戰慄得像犯罪的囚徒了。

『混蛋！不要說紅恩白恩！誰要聽你這等傻話：你今天倒底怎樣？納清呢？不納清？』

運福見勢已不妥，便默着不敢說話。可是趙五爺已接着說了。

『今天是期限呵！運福！你究竟如何？』

運福垂着頭，沉默一回，才囁囁着說，

『趙五爺！所有的都拿來了。祇差……』

『什麼？還差嗎？哼！……』

『祇差五六元光景。我實在無法湊齊了！總懇求你趙五爺做個慈善

挑撥我運福一下，……』

趙五爺現出虎一樣的威勢，默默地一句話也不說，祇把運福拿來的核算一下，果然還少五元四角八分，他算了後，也不說什麼，即叫僕人把穀拿去，一面又叫僕人把運福捉倒，橫臥在地上。鞭了四十板屁股，才喂住說，

『運福！難為你已經有這多年紀了！不然，趙五爺定把你拘到縣醫署去，坐守一年，……你知不知道？』

說着，便叫僕人推他出來，運福雖然痛恨得很，但口中還生硬地。勉強說着『謝謝！是是！』

運福回家以後，一家裏又痛哭一場。

但是運福因為已是上了年紀的人，而且上年大病了一場，剛才好些，便起來耕種，中間又日夜地被憂愁煎熬着，如今又遭了這頓痛辱，因之精神更衰頹下去，像深秋時節的蘆葦一般，在這年十一月裏，他便含棄一切，到地下長眠去了。

自此以後，銀興母子兩人，無力維持生活，把運福料理出去後，便去過吃食的生涯從此便不再見他們的蹤跡了。到現在已經是三年了。

今年暑假回家，在無意中看見了銀興，幾乎不認識了，他已長大了許多，他現在是給村中李某牧牛，據說他母親現在上海某紗廠裏做工，生活也頗可安穩了，我見銀興，禁不得不想起他父親的一段歷史，同時也感到悽酸的餘味。不過，我現在是深深地為銀興的前途祝福，……

(一)作頭是俗名，即田主的廟備。

(二)手頭是俗語，意思指金錢。

在本埠新聞欄

書 生 作

有產階級的代言者，指摘上海各報的本埠新聞欄，說有「獎勵犯罪」之犯罪。我有一個時期竟受了欺騙，對於本埠新聞欄起了很強的厭惡，以為這是毫無價值不足污目的東西。現在想來，真慚愧得很，原來小布喬爾亞的人，是具着多麼可憐的靈魂呵！

其實，上海各大報，假使可以說有點價值的話，那正是因為有這本埠新聞欄的緣故，正是因為如那般尊嚴的學者們所說，它是在那裏獎勵「犯罪」的緣故。

祇有在本埠新聞欄——犯罪的社會裏——我們纔發現了人類的真相。

就在案頭的亂報堆中，找一張本埠新聞欄來看吧：觸目的標點，最先到我的眼簾的是：「風雨聲中，匪徒洗劫當舖。」匪徒們在狂風暴雨的當兒，把壁壘森嚴，戒備周至的當舖佔領了。平日高據櫃台，凌辱窮人，不可一世的朝奉先生，現在變做了階下囚，像狗一樣在搖尾乞命了。靠着窮人的脂膏為生的當舖職員，現在都在戰戰兢兢地受末日的審判了。

不過是小小的部分的混亂，可是。你看，人類的命運就有這樣明白而劇烈的顛倒呵！

這是一幅資本社會極好的縮影，這種縮影，在本埠新聞欄裏，不絕地一幕一幕在映演着。

醒目的標題接着是「殺夫淫婦執行死刑」。這兒又是一幕縮影。

淫婦，這個名詞，已是何等可鄙，當然大有死刑的資格，何況他還謀殺了親夫，犯着比天還大的罪咧！這是千真萬確的，那位淫婦也早已知道，她犯的是天大的罪惡，所以她對她的生命毫無吝惜，她不但不哀求饒命，她居然怒斥對她溫慰言問有無遺囑的說刑官，『何必還對我裝假惺惺，我什麼遺言也沒有！我是準備着今日的事，而決心幹的！』於是她就把她悲壯的叛逆運動結束了。

「只有「淫婦」的愛，是最聖潔的愛」，我始終這樣說。

所謂丈夫，他仗着經濟的桎梏，法律的護符，道德的鐵鍊，要強制她的最聖潔的戀愛生活中止，於是就痛快地把所有親夫者謀殺，你看這是何等可敬的女神！

幸而，還好，我們的本埠新聞欄已經替她盡了表揚貞烈的義務了。

詳讀本埠新聞欄！這是我最近看報的新嗜好。在本埠新聞欄，正釋露着舊社會腐化的真相，反映着新世界聖潔的光明。

編 後

第六期總算由各方朋友的努力又編了出來。編者因為自己感到能力弱薄，所以對於朋友們這樣厚意的賜稿，而且還收到幾篇頗使人滿意的稿子，這不能不自以為滿足的。

在這期裏應請讀者注意的是丹芥君譯的阿鐵的話。阿鐵的話是日本戰旗派作家中野重治所作，全篇流通着一種撲鼻的鄉土氣味與一種樂觀主義的色彩；是中國新興文學裏所最欠缺的一種情調。我以為新興文學總應該是通過樂觀主義的吧。因為它能給予人以向上，高昂，興奮，堅強。並能使一般陷於 Sentimental 中的作者，與革命的負傷者以“復活索”。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地方。而篇末的幾句話，編者讀了後，竟也不期然的叫出：“勝利，總在我們”的了。但這篇依戰旗預告是還要繼續下去的；譯者也答應繼續譯去；可惜我們待了二期，總於祇見了預告。不見本文。不過，僅僅這樣一個故事，我們讀了，已感到很滿足了。

其次是蕭梨君的中山裝；在結構上說，不免疏散一點。後段因看原文，似乎還不能停止下來，編者擅自加了一些；如其有損於原文的話，當然是編者的過錯，要請作者及讀者原諒。但這篇中山裝無論如何是一篇‘目的意識的’普羅文藝。和阿鐵的話同樣地，有一種樂觀主義色彩融流

着。所以也同樣覺得可貴。

再次羽音君的幽夢曲，在寫一種心理衝突上；尤其是在這大時代裏的青年的心理衝突上：是不能說沒有意思。不過這里似乎感傷情太濃了一點，所以一到轉換了以後，還不能猛烈的喊了出來，只像一隻負傷的野獸，吐出了低微的呻吟，雖然作者似乎極想喊叫；但好像已乏了力了。

再其次夜之幻象。是王任叔君從林房雄真理之城中日譯本轉譯的。這篇雖然是一篇童話，但也頗有一讀的價值。尤其是普羅文藝提倡已來有了三年歷史的今日中國，却還沒有看到有一個普羅童話作品出現。——麥克昂的一隻手，似乎於兒童界不會起什麼影響；只是一種從先鋒的小布爾喬亞見意，來看社會生活的矛盾，以一種不是寫實的而是象徵的表現的形象表現出來的作品——這也是編者很希望國內同情於普羅文藝的人要注意的一點。

章淵若先生近著

街 道 與 市 政

定 價 四 角 五 分

街道爲市政問題之中心，舉辦市政者，每先注意街道之建築與改良。本書凡二十餘章，舉凡街道之規劃，制度，式樣，寬度，坡度，段落，種類，建築，舖砌，修補，改造，以及電車道，步道，橋梁，水溝，港口，鐵道，路燈，路名，門牌，清道，經費，並國內外街道之情形，均加論列及說明。書爲社會科學叢書第三種，係由作者舊稿市政總論提掣而成，簡要詳盡，讀者祇須於數小時內，即可得市政問題之要領。吾國都市，正待改造；凡我國人，允宜人手一篇。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編 白 露 社
發 泰 東 圖 書 局

1929.1—